

遵照本國人民的意願，將支助一切旨在於最短期間使安哥拉人民得到充分自由與獨立的措施。因此捷克斯拉夫雖然認為安哥拉情勢所需要的辦法應該比若干非、亞國家所提決議草案[A/L.345 and Add.1-5]內開列的措施激烈些，但是我們還要支持這個草案。不過

我們認為這個決議草案所提的各項措施只是使安哥拉人民完全擺脫葡萄牙統治的初步步驟，而且也是為了徹底實施大會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的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的步驟。

午後六時二十分散會

## 第九九二次會議

A/P/992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星期四午後八時三十分紐約

主席：Mr. Frederick H. BOLAND (愛爾蘭)

### 議程項目九十二

#### 安哥拉之情勢(續完)

一. Mr. DIALLO Telli (幾內亞)：多少世紀來在每一個洲特別是在非洲進行巨大殖民主義陰謀的首腦終於被解到聯合國大會來受審判，請容我首先對此表示全體非洲愛國者的無限的喜悅。

二. 聯合國的主要機關，特別是第四委員會和大會，雖然自一九四六年來曾多次須對法蘭西、英國、比利時、荷蘭及西班牙殖民主義在非洲及亞洲各地犯的罪行，從事判決，但葡萄牙這個在所有殖民主義國家中過去和現在，採用最卑鄙、不人道及反動方法的一個，還是第一次站到這最高國際法庭的被告席上來。

三. 故我們真切惋惜這關於安哥拉的辯論直至本屆會末了時纔開始；時間的缺乏，將使這辯論得不到與被告之重要性及受害人之悲慘命運相配稱的一個規模。

四. 但我們仍要聲明：我們認為這次關於安哥拉的辯論極為重要，它必須直探殖民主義問題的本質，聯合國大會應由這辯論的結果，坦白的議決：一勞永逸的譴責一個現在被揭露乃是殖民地壓迫、侮辱及暴虐的最高峯的制度。

五. 我們任怎樣強調這次辯論的重要性，也不為過甚。我們要毫不猶豫的說：所有非洲人，對於這問題持着一致意見；我們將看那些國家是我們的朋友，那些不是。

六. 儘管美洲、亞洲及一大部分非洲內的殖民地帝國已崩裂瓦解，然葡萄牙殖民主義制度卻一點沒有

學得教訓，沒有忘記甚麼；任何人對這個怪現象不感驚異是不可能的。

七. 單講非洲：當非洲正處在解放的苦痛期中時，葡萄牙殖民主義制度惹人生氣的、狡黠的代表着一種死硬的過度保守主義及有組織的鎮壓行爲，這是特別顯著的事。今天我們審議的安哥拉問題，實際上只是所有在葡萄牙統治下的非洲人所遭遇的巨大悲劇的一方面。

八. 關於安哥拉的葡萄牙政府怎樣建立鎮壓、恐怖及殘殺人羣的制度，關於強迫勞役，關於有組織的破壞各種自由，關於那進退兩難的葡萄牙殖民地當局怎樣爲了抵禦那不可阻擋的安哥拉民族主義潮流而採取無數的侮辱及下流行爲，簡直可說的話都已說盡了。

九. 以我們來說，我們鑒於大會研討這問題的時間有限，只要坦白的宣佈一句：安哥拉問題不是一個孤立問題，今天在該領土內發生的事同時也在非洲其他葡萄牙領土內發生；我們必須以安哥拉爲例子審判並一勞永逸的譴責整個葡萄牙殖民制度。

一〇. 無論是摩桑俾克、綠角羣島；聖多馬及太子島、聖約翰巴提斯他德阿休達羣島，我們都見到葡萄牙殖民主義和非洲民族主義作着同一種的生死鬭爭。

一一. 單以所謂葡屬幾內亞而言，應指出：當幾內亞共和國獨立時，這領土被有組織的改變成一坐堡壘，與四圍國家隔絕，根據特別法律受警察和軍隊的恐怖統治，並變成一個盲目而殘酷的被鎮壓的區域。

一二. 非洲的其他葡萄牙屬地內的情形，據我們知道，簡直一模一樣；在每一地方，葡萄牙都想做一不可能做的事，要把它攫自非洲的屬地隔絕起來，不受那洶湧的民族主義波濤，及使全體非洲人民奮起爭取徹底解放的願望的影響。

一三。由於這些原因我們要在這篇簡短的發言內堅稱：這次關於安哥拉的特別辯論，應從其真實背景來察看，以充分暴露其範圍和意義。在今天開始的這辯論中我們要指明：一邊是站着葡萄牙，一邊是站着支援安哥拉及其他葡萄牙屬地內的非洲同胞的一切非洲人。葡萄牙雖十分冷酷無情的、傲慢的拒絕參加我們的辯論，但我們知道，它會得到它的夥伴及盟邦的或明或暗的支持。我們代表的非洲人民則自信的仗着自己的權利，來到法庭，作正義的起訴。我們鄭重的請求所有那些認為爭取更多自由、更多正義及更多尊嚴的奮鬥乃是正義和理直氣壯的奮鬥的人們，都支持我們，誰能責備我們說我們不該提出這種請求呢？

一四。安哥拉是一例子、是一象徵：一邊是葡萄牙統治下的非洲人爲了爭取徹底解放而鬪爭而殉難的例子和象徵，另一邊是葡萄牙殖民主義仗着暴力、軍隊、警察、坦克及飛機對於無寸鐵人民進行非洲歷史上一場屬於尾聲的殖民地戰爭。

一五。我們就是以這精神極其重視大會於這次辯論末了時將作的決定。誰都不懷疑這決定將影響一切在葡萄牙統治下的非洲領土。

一六。講到安哥拉領土的本身，自今年二月以來，儘管葡萄牙殖民主義垂下鐵幕，我們幾乎每小時都接到令人日益不安的消息。再者——這點毫不容疑——安哥拉情勢中的顯著事件，只是安哥拉人民自受葡萄牙殖民地統治起經常過的悲痛生活的片斷而已。但這次一九六一年二月四日事件，標誌着葡萄牙殖民主義者開始以更兇狠的鎮壓行動，擬以血腥的手，來壓制那經過四個世紀的殖民地統治仍未馴服的安哥拉人民所不可動搖的要求獨立的願望。新聞社及報紙幾逐日傳來關於安哥拉及其人民又遭厄運的新消息，不過那些沖淡了的報導遠不能告訴安哥拉人民的悲慘境遇的真相。

一七。這情勢的激盪已動搖了葡萄牙獨裁政權的根基，所以 **Salazar** 在改組他的政府時把葡萄牙統治的一個關鍵部門即國防部置於他的親自主持下，並由官方宣佈要以最大力量對抗非洲民族主義，尤其是安哥拉民族主義。

一八。檢舉葡萄牙殖民主義的殘酷和野蠻特性的全部證據，是一樁做不完的工作。在安哥拉，如在非洲的其他葡萄牙佔領地一樣，人們已說過，有着兩個階級的人。一個階級是葡萄牙公民，其主要成分是歐洲人，歐洲人之下尚有所謂“同化”人者，即少數混血

人及黑人；這整個階級只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弱。另一個階級是非文明人通稱“土著”者，乃是佔全領土人口百分之九十八的絕大多數非洲人。

一九。土著非事先獲得葡萄牙官吏的許可，不准進入或離開他的區域。所謂土著階級的人有隨時服強迫勞役的義務。在一些如羅安達等市鎮內，這些卑賤人的居住區經常在戒嚴之下。晚間九時後非持有特別通行證不准外出。不管葡萄牙代表在此處或別處說什麼話，事實是：在電影院、旅店、咖啡館、運動場、教堂及學校，一般皆實行種族隔離。

二〇。在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心目中，真正在黑白兩種人平等基礎上實行互相滲透，是不可思議之事。要做一名同化公民，須符合一些先決條件。第一，這黑人須是一基督徒，他須能讀能寫葡萄牙文，他須簡直拋棄他的語言、習慣與舉止，而採取葡萄牙人習慣和舉止。換言之，這非洲人須脫胎換骨以換取一張性格改變證書。須予指出，這陞遷根本是一項愚弄。因爲一黑人縱符合了一切先決條件，當局是否准許他爲公民，尚得看它是否高興，爲的不過是一個公民所賺的錢較黑人高出數倍。

二一。其次——這點已說過多遍了，但須再說一遍——安哥拉如非洲的其他葡萄牙屬地一樣，境內有組織的實行着強迫勞役。安哥拉境內一切事業所需的勞力，係由一個所謂契約勞工市場供給，這市場上的勞工則由葡萄牙官方當局源源供應。這種強迫徵役，不作選擇，亦不顧及社會情況。家庭連同子女，一併徵來，然後遣往各區。徵僱時期從不固定，聽殖民者的高興。一個家庭的家屬可從此永不團聚。任何抗議，在葡萄牙殖民主義眼中自然是抗命行爲，而作爲抗命行爲，可受放逐或死刑的處分——鞭答是最輕的懲罪。

二二。老年男女及各種年齡的幼童皆被強迫擔任修築與維持公路及橋梁工作；勞工須自備工具及伙食。

二三。Henrique Galvão 曾寫過如下一段話：

“這些勞工的情況猶不如奴隸，他們的主人只要向國家申請便可獲得新供應，所以根本不關心他們的死活。”

請注意這段話寫於一九五一年。那時離這次聳人聽聞的 **Santa Maria** 事件相隔猶甚遠。當時的 **Galvão** 是里斯本國會內的安哥拉代表，並是 **Salazar** 政權的一位高級官員。

二四。葡萄牙首領的觀念係基於一項原則：即歐洲人所享的經濟及社會地位應在各方面超過非洲人；這種歧視在政治事項上尤為顯著。例如摩桑俾克的立法議會由議員二十四人，其中歐籍議員二十二人，代表七〇,〇〇〇公民，非籍議員二人由總督提名，代表六百五十萬非洲人。在這種情形下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及結社自由當然都談不上。黑人被有組織的逐出一切肥沃土地，葡萄牙當局將這種地免費發給移民。

二五。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已被迫轉入地下。黨員及同情者遭追蹤與逮捕。一九五九年及一九六〇年曾發生大規模逮捕、放逐及暗殺情事。成千的愛國者現仍在集中營內受苦。一九六〇年有數個村莊，Caouaco, Gohugo Alto, Funda 被焚燬了，移殖者以密集的步槍火力進攻手無寸鐵的居民。這次屠殺殺死了數百人。

二六。一九六一年二月四日安哥拉人在 São Paulo Casa, Reclusão 及 Campanhia Móvel 監獄前遊行，抗議若干政治犯的放逐。葡萄牙殖民主義者不用全世界通常採用的驅散羣眾的方法，又一次趁機開槍。這次由傘兵及全副武裝的所謂保安隊干涉的結果，據可靠的目擊者報導，單這一天就殺死了一千多各種年齡的男子、女人及兒童。

二七。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四日工人犯了替其伙伴要求增加工資之罪，被隨手槍斃。這種可恨行為自然激起當地居民的憤慨。接踵發生的遊行被以步槍火力制服。數天後，七個村莊被燬滅。葡萄牙傘兵除掉縱火焚燒 Sangui 村外尚捕捉與處死了四十名愛國志士。

二八。根據最新消息那裏的情勢猶在逐日惡化。全國各地尤其是北部遍地發生着戰事。我們有一張長的單子，列載自一九六一年四月四日以來被焚燬的村莊和被殺害的愛國志士。這張單子似不宜在此宣讀，因為剛果(布拉薩市)代表已在他的那篇精采的演說內〔第九九〇次會議〕做過此事了。

二九。此處可順便一提，在所謂葡屬幾內亞內，情勢也是一樣。去年，類似的鎮壓措施殺害了數百名幾內亞愛國志士。今天軍事巡邏，各種的挑釁行動、血腥的鎮壓，是該領土內司空見慣的事。男子有僅因聽無線電而被拘捕及處重刑者。這種無限剝削及掠奪、經濟與文化鎮壓及大規模放逐的高壓政策，驅使所謂葡屬幾內亞數以百計的居民逃往鄰近領土，特別是逃往幾內亞共和國避難。

三〇。毫無疑問的，安哥拉境內將爆發一場新戰爭，其後果不可測想。幾內亞代表團認為聯合國應立即接觸葡萄牙政府設法制止這場流血。由於情勢可急轉直下，這一干預十分迫急。其次，現可不虞錯誤的這樣說：葡萄牙不再能穩定安哥拉的政治情勢了。葡萄牙軍隊之調遣，人數愈來愈多的葡萄牙武裝平民之登陸，皆不可否認。安哥拉領土全境被命令宣佈處在緊急狀態下。這些事實昭然指明了安哥拉危機的特性及其特別令人不安的性質。

三一。我們只須溫習一下非洲的發展就可證實我們的焦慮是正當的和葡萄牙殖民主義是如何的卑鄙，它幹了種種下流工作，極可能挑起另一次世界大戰。七年來法蘭西殖民主義者一直在對英勇的阿爾及利亞人民進行一場殘酷的消滅戰爭，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屠殺剛果的非洲愛國志士亦有一年之久。雖然這些事件震撼了全世界，但葡萄牙仍以其自己在安哥拉的侵略進一步煽高火焰。一切愛好和平及愛好自由的人民，包括非洲之外的這種人民，為這些罪行所震驚，現漸漸不能忍耐了。

三二。數個非洲國家之躋身國際舞臺使全世界把一九六〇年視作“非洲年”。我們感謝國際輿論如此熱烈的迎賀這幾個國家的獲得主權。

三三。今天，我們發覺——一件極為嚴重的事——帝國主義者正在盡着最大努力使一九六〇年成為歷史上比利時和葡萄牙在非洲的犯罪年。但是誰都確知它們這種鎮壓和重新征服的妄想，已經注定要失敗。地球上沒有一種力量阻擋歷史巨輪的推進。非洲吹着的自由之風，將掃盪一切欲鎮壓非洲人民的解放的反動力量，非洲民族主義，越來越變成一項蓬勃力量，它將摧毀一切橫梗在我們路上的荆棘。

三四。這就是說此刻轟炸着安哥拉的飛機決擋不住全領土內的獨立潮流。相反的，這些飛機和一切陸上增援，徒加速那不可逆轉的、必然導致獨立的趨勢而已。殖民主義時代已過去了。我們現置身在二十世紀的後半期，這是一個偉大發現的時期，即社會進步、人民與人民間的友誼與合作，取得了勝利。這不再是一個仇恨與壓迫的時期了。受折磨的安哥拉人民，被箝制與唾棄了甚久以後，現正在向着獨立邁進，這是顯明的事實。屠殺制止不了這過程。請注意安哥拉的奮鬥是和全非洲反抗壓迫者的奮鬥緊密連在一起的。所以安哥拉不是孤立無援，它獲得所有非洲人民的無條件支持。

三五．今年一月在卡薩伯朗卡舉行的非洲國家元首會議，<sup>1</sup> 明朗的譴責了葡萄牙殖民主義。會議明白宣佈它主張安哥拉及所謂葡屬幾內亞、綠角羣島以及非洲的一切其他屬地立即獲得解放。

三六．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阿拉克舉行的，<sup>2</sup> 一九六〇年一月在突尼斯舉行的<sup>3</sup>及一九六一年三月在開羅舉行的<sup>4</sup> 非洲人民大會，皆以有力的詞句申明並再申明：希望目睹這些領土的居民儘速達到獨立。

三七．非洲的工會和青年大會皆同意這意見。全體獨立的非洲國家，連同許多亞洲國家，聯合向大會提出的這件決議草案 [A/L.345 and Add. 1-5]，再好不過的證明了非洲和亞洲的政治力量皆堅決的、一致的認為安哥拉需要立即和徹底脫離殖民地地位。獨立的非洲國家顯皆懷着這種關切之情，它們認為安哥拉問題乃是它們自己的問題，它們深信只要非洲任何領土一天還在外國統治下，它們就不能達到為確保其演進所必需的發展及擴充階段，亦不能實現作為共同目標的非洲團結。

三八．我們已說過在我們心目中前法屬、英屬及比屬殖民地的前途，與葡屬殖民地的前途應無二致。這樣可了解何以我們堅持主張：非洲的解放應予加速，在非洲的經濟發展中，應充分尊重那長時期來為壓迫者所踐踏的非洲的重大利益及文化價值。

三九．講到這裏，大家一定記得，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幾內亞甫宣佈獨立時，*Sékou Touré* 總統曾表示幾內亞人民的一致意志，告全世界說：

“我們的主權本身絕不就是目的，我們將把它用作一個有力工具替全非洲服務，謀實現全非洲的徹底解放。”

總統 *Diallo Saijoulaye* 最近說：

“當前安哥拉的事件是非洲人民反抗各種形式的殖民主義的鬪爭的一個典型說明。”

四〇．諸位知道，雖然葡萄牙法西斯政府厚顏的聲稱葡萄牙和其海外領土構成一個政治整體，說安哥拉、摩桑俾克及其他屬地只是一個非歐國家的海外行省，但安哥拉的非籍人民從未接受葡萄牙的統治。一

<sup>1</sup> 卡薩伯朗卡會議，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至七日。

<sup>2</sup> 全非人民大會，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三日。

<sup>3</sup> 第二次非洲人民大會，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

<sup>4</sup> 第三次全非人民大會，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

看安哥拉歷年的起義情形就可確信這一點，計開：一九二四年安波印港起義；一九二五年安伯利士起義；一九五六年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成立；一九五九年羅安達人民表示抗議，遭到葡萄牙警察的血腥鎮壓；一九六〇年七月伊科洛及本戈的居民，因村內出身的詩人、醫生及愛國志士 *Agostinho Neto* 遭逮捕，舉行遊行抗議，引起 *Salazar* 的僱傭軍隊的野蠻鎮壓，被殺死了三十人，傷了二〇〇人，整個村莊燬滅。

四一．所以最近的安哥拉事件只是非洲人民長期來對這個最殘酷、最野蠻的殖民主義進行鬪爭的必然結果，因為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秘書長 *Viriato da Cruz* 即已喚醒公共輿論注意殖民主義在安哥拉的暴行並宣佈：

“安哥拉民族主義者正在準備不久後採取直接行動，以爭取祖國的獨立。”

四二．*Diallo Saijoulaye* 總統說：

“我們顯然百分之百的支持安哥拉的非洲人爭取獨立的鬪爭。我們必須歡迎這安哥拉情勢起初曾經安全理事會討論，現在又克服了帝國主義者及殖民主義者的阻撓，列入聯合國大會本屆的議程。但是聯合國如不欲再玷辱自己，它必須充分實施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大會第十五屆會所通過的宣佈殖民地制度之終止的那件歷史性決議案。為此，聯合國必須譴責葡萄牙並責令該國承認安哥拉的獨立權利。

“如採其他途徑，則這一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將繼續存在，因為安哥拉人民的鬪爭必將加劇，而這鬪爭受到所有獨立的非洲國家以及全世界所有為和平與正義而奮鬥的進步國家的支持。”

四三．所有這些言論皆證明一項殖民主義行動不再可認為只是關係殖民者及被殖民者。這是一件國際事項，而因為是國際事項，須在國際階層上處理。此所以我們認為聯合國現應趁為時尚未太晚之前出面干預，以符合那叫做“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的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該決議案譴責各種形式的統治的罪惡，並宣佈一切人民皆有自決權利。

四四．鑒於今天在安哥拉及非洲其他葡萄牙殖民地內發生的戲劇化情勢，鑒於那些鎮壓措施、卑鄙行為、恐怖統治、暴虐及無恥的鎮壓、監禁、放逐及暗殺，鑒於葡萄牙在安哥拉及非洲別處公然執行的殘害人羣政策，我們覺得大會的職責顯得很是簡單和明白的。

四五．由於我們這次辯論的結果，葡萄牙犯了重罪一點顯然成立。既然如此，就須通過適當的處分。幾內亞代表團認為，根據這裏檢舉的證據，對葡萄牙殖民主義加以坦率的譴責，務須是我們這次辯論的必然結果。幾內亞代表團並認為大會應根據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堅持主張立即准許安哥拉獨立。

四六．其次，大會須促請葡萄牙速即全部實施該決議案內關於准許一切殖民地領土及人民獨立的規定。大會應規定一個時限，定期把這決議案適用於摩桑俾克、適用於所謂葡屬幾內亞及非洲和亞洲的其他葡萄牙屬地。倘葡萄牙在時限屆滿時仍然不顧大會的決議及非洲人民的正當期望，則應對葡萄牙實施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制裁。

四七．再次，大會應指派一調查委員會以注視並加速其決議之執行。這委員會的任務之一將是速即調查非洲所有在葡萄牙統治下的領土境內的真相，然後速即向聯合國具報。

四八．末了，大會本屆會應授權大會主席遇需要時，例如上述委員會的調查、它遭逢的困難或葡萄牙統治下領土內的情勢證明有此需要時，得召開大會特別緊急屆會，以審議葡萄牙殖民地問題。

四九．幾內亞代表團認為，要適當的處理安哥拉及其他在葡萄牙統治下的非洲領土的嚴重情勢，非採取這些措施不可。

五〇．但為了一致起見，我們贊助了三十六國決議草案[A/L.345 and Add.1-5]，該決議草案規定着這嚴重和令人不安的安哥拉情勢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措施。由於還沒有一個更好的決議草案，我們希望這決議草案獲得全體代表團一致和熱烈的支持。

五一．這決議草案內主張的措施，無疑的是當前情勢下最低限度的要求。但我們要在結尾時再說一遍，這在安哥拉爆發的，和在其他葡萄牙屬地內駸駸乎有爆發之勢的危機，其真正解決，只有是承認所有這些自多少世紀來備受葡萄牙殖民主義的專橫行動、鎮壓及剝削之苦的領土及人民皆可無條件的獲得獨立。這是終有一天會實現的。唯一問題是：這獨立的獲致是經過和平方法呢，還是一定又須經過無謂的擾攘、苦難及種種不可思議的罪行。

五二．今天大會作的決定就這一點言極關重要。說一句決非過甚其辭的話，每一代表團今天所投的票，

對於一個問題將有極重大的影響，這個問題就是今後的非洲是向和平解放之途邁進呢，還是仍要經過一段擾攘時期，那多少世紀來身陷在葡萄牙殖民主義桎梏之下的無辜人民仍要繼續承受苦難、貧困及侮辱，致發生各式各樣禍患。

五三．Mr. YOST (美利堅合衆國)：大約一個多月前，我們曾在安全理事會〔第九四六次會議〕內說明了美國政府關於安哥拉問題的意見。我們當時指出一條行動途徑，相信這條途徑最有助於順利的消除造成那個區域內不幸事件——令我們大家深感焦慮的事件——的那些磨擦和緊張。

五四．我們曾支持安全理事會裏的決議草案，<sup>5</sup>因為我們確信除非予安哥拉人民以理由使他們相信不久便可參加決定其自己的前途，否則今天已有的猜疑將益發變成根深蒂固，已發生的混亂將會擴大，真的構成對國際社會和平與安全的威脅。

五五．我們認為安哥拉人民同各地人民一樣，應享到本組織憲章所保障給他們的一切權利。這些權利中的一項是：人人有權在和平、安全環境中享到不受拘束的機會以發展其經濟、政治及文化潛能。我們仍然深信對葡萄牙本身言，最佳的行動途徑，兼是最可促進葡萄牙領土及其所有居民的利益的行動途徑，須從與聯合國密切合作中尋求。我們在上個月表示的這些意見現仍深信，並在這裏予以重申。

五六．但同時，我們懇切呼籲，並希望所有其他人士和我們一起呼籲，希望安哥拉各界人放棄以使用武力為解決其問題的方法。進一步的流血不管該由誰或什麼分子負責，祇會使現有的緊張益發加深，及不可避免的使基本問題千百倍的更難獲得公平的解決。

五七．我們認為當前這件決議草案[A/L.345 and Add.1-5]是建設性的、合理的，並會鼓勵消除——在為時未太晚之前——安哥拉的混亂。所以我們將投票贊成這個決議草案。

五八．聯合國現尚來得及幫助在安哥拉建立一個使非洲人和歐洲人都能以信心瞻望的前途。我們再一次請求葡萄牙政府為葡萄牙本身的利益，為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利益，接受這一友誼的忠告，與當前這個決議草案的規定充分合作。

五九．Mr. PAVICEVIC (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代表團對於大會第十五屆會因須在規定時限內結束工作

<sup>5</sup>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第九四五次會議。

致不能以充分時間討論安哥拉問題，表示惋惜；這問題，由於其範圍和由於該國境內的嚴重情勢，實極重要。南斯拉夫代表團仍希望大會能通過一件積極決議草案，符合聯合國在此廢除殖民地制度時代的職責，同時也符合聯合國憲章的明文和精神所要求聯合國對殖民地領土人民負起的一般性義務。

六〇．南斯拉夫代表團知道第十五屆會的時間有限，所以我們的發言必須簡短但它仍要坦直清楚的，聲明南斯拉夫政府關於這個現是第一次列入大會議程的安哥拉問題的態度，及關於當前這件由三十六個非、亞國家提出的決議草案[A/L.345 and Add.1-5]的態度。

六一．目前安哥拉的情勢無疑的甚為嚴重。每一天都傳來新的騷動及關於殖民地當局和葡萄牙軍隊用新的、殘酷的鎮壓方法的消息。據報導傷亡人數甚大；最基本的自由遭到取締。若不即時採取適當的步驟，顯然的，這一情勢必會發展為人民大規模的起來反抗葡萄牙殖民地當局，而這又一定導致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形成進一步對世界此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使安哥拉人民遭受更大的苦難和犧牲。

六二．造成這情勢的原因很是清楚，我想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辯駁的。它們可於葡萄牙在安哥拉推行的政策中求之；許多世紀來那政策把此領土人民保持在最愚昧、卑賤及被剝削的情況中。

六三．南斯拉夫代表團準備這篇發言時不克從任何來源，無論其是怎樣的不公正、不客觀，尋到一個文件——不管其作者的政治觀及對於殖民主義已往歷史及對於殖民主義的現階段問題持何態度——不是以最悲鬱的語調描寫非洲葡萄牙殖民地特別是安哥拉的情勢的。

六四．葡萄牙殖民當局統治下安哥拉的日常情況是：整個土著居民，除掉極少數替殖民地當局服務者外，皆不僅在實際上且在法律上被剝奪一切權利，法律把土著劃成數個受不同待遇的階級；在殘酷的脅迫和榨取的情況下實施強迫勞役、體刑；以野蠻的鎮壓方法取締各種政治活動，尤其是以安哥拉人民之自決及獨立為目的的運動；壓制最基本的民主及個人自由，包括剝奪自由旅行、從事商業活動及獲取最基本教育的權利。

六五．今天，土著羣衆生活在強權即是公理之情況下；由於葡萄牙殖民者數十年來、數世紀來，蓄意推行的一項政策的結果，今天他們生活在經濟、文化及社

會的落後狀態中。今天安哥拉的情況使若干非自治領土——其中許多雖仍有尚待克服各種困難，但不久可獲得獨立——和它比起來，真可算是美好的田園。

六六．葡萄牙為了掩飾這種情形，給安哥拉一個假地位，稱之為葡萄牙國土的構成部分，同時不履行憲章規定一切管理非自治領土的國家須履行的義務，但是，這種做法蒙騙不了國際社會，後者仍看得出情勢的真相和其不可避免的後果。

六七．這情勢顯然的抵觸聯合國會員國依憲章擔承的義務。聯合國通過的許多決議案及關於基本人權和自由的條文。它特別彰然的抵觸大會那個關於終止殖民主義的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的規定。

六八．今天安哥拉境內發生着的事違背歷史的現行趨勢，也違背安哥拉人民及非洲一般人民的願望。這是一項危險的、可悲不合時代的現象，這是非洲向完全獨立、主權及平等權利邁進的旅程上的障礙。

六九．倘這個情勢持續下去，必然發生進一步的暴動和更廣泛的戰事，因為業已解放了的非洲人民顯然不能束手坐視安哥拉人民的命運。

七〇．南斯拉夫政府堅決認為：安哥拉人民應如所有非自治領土人民一樣，充分享受一切通常的人權和民主自由，並應臻於自決及獨立，他們已經具備了自決及獨立的一切先決條件。

七一．南斯拉夫代表團對這問題的這個態度是和聯合國大多數會員國特別是亞非獨立國相一致的。

七二．今天的討論已清楚顯示若要尋到迅速和公允的解決必須採取一些非採不可的措施。

七三．三十六個亞非國家提出的決議案，企圖根據聯合國的職責和義務，以積極、謙遜態度，找尋一個解決安哥拉問題的方法，以便使聯合國大會採取建設性的行動。

七四．南斯拉夫代表團特別重視此決議草案第二段內規定設立一個新聯合國機關一節。這機關的議事錄、報告書及提案無疑的將如已往一些類似機關一樣，表示聯合國方面經常注意此事，並可幫助大會採取進一步步驟，對安哥拉的未來發展起一種積極影響。

七五．這決議草案的諸項規定無疑的是大會可做和須做的最低限度的事。我們認為聯合國會員國，凡是真誠希望安哥拉人民獲得解放、安哥拉問題獲得解決及不欲睹此非洲地區成為又一戰場的人皆應支持這件決議草案。

七六．關於這個決議草案，本人要特別促請注意它的提案國是除南非外的全體非洲國家。在這件關於非洲未來關係演變的事上，吾人須最注意聽取非洲人的意見，非洲獨立國的意見；關於非洲獨立國在今天和未來國際關係上佔重要和積極的地位一點，我們邇來不知聽過多少言論了。

七七．基於這一切理由，南斯拉夫代表團將投票贊成三十六個亞非國家所提的這件決議草案。南斯拉夫代表團籲請大會一致的支持這件決議草案，以符安哥拉人民的利益，以便非洲能由殖民主義下獲得徹底解放，以便發展非洲的和平關係，以便實踐聯合國憲章所載的義務。

七八．**Mr. OMAR** (索馬利亞)：索馬利亞代表團對於葡萄牙政府及人民並無仇意，故希望不要誤會我作這篇發言的精神。

七九．多年來，聯合國大會一直在處理非洲葡萄牙殖民地特別是安哥拉的政治情勢。大會曾向葡萄牙政府施以壓力，要它改變政策，俾那些領土的居民終能獲得行使其自決和獨立的權利。

八〇．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條載着一節關於非自治領土的宣言，根據該節宣言，所有負管理此種領土責任的會員國承認領土居民利益為至上的原則。第七十三條並稱負這種責任的會員國，接受以依據憲章原則增進此種領土居民的福祉的義務，為一項神聖的信託。為此目的，負管理非自治領土責任的國家必須確保此種領土居民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的進展。同條規定非自治領土的居民應享公允的待遇。關於發展自治，應適當顧及當事人民的政治願望。第七十三條責成負管理非自治領土責任的國家推行建設性措施，達到經濟及社會發展。第七十三條提及的最後一項義務是關於向聯合國遞送有關非自治領土內經濟、社會及教育狀況的情報。

八一．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葡萄牙不履行其依憲章此條所負的義務的情形。

八二．葡萄牙政府片面的決定安哥拉如其所有其他殖民地一樣乃是葡萄牙的一個構成部分，然安哥拉在地理上位於一個完全不同的洲內。安哥拉是一典型的非州國家，其土著無論在人種或語言上都和葡萄牙毫無相似之處。

八三．今天安哥拉境內的政治及社會情況，是葡萄牙強迫造成的，據葡萄牙自己說其目的在保持安哥

拉於一種卑屈的地位。以人民的政治權利為例。根據現行法律，全人口中僅一小撮人享有充分的公民和政治權利及特權，絕大多數，共五百萬人，享不到這些權利。

八四．這絕大多數的人仍須服強迫勞役，須持有一“勞役卡”；他們仍然不得從領土的一個地區自由的遷至另一地區；最重要的，他們仍須受體刑，一件最為文明世界良心所憎厭和最是公然違背人權的事。

八五．葡萄牙政府現不承認聯合國有權干預，堅稱這種干預將構成不法干涉一主權國的內政，因為它說安哥拉是葡萄牙的一項構成部分。但是，大會於去年十二月通過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後，業已確認安哥拉及非州的其他葡萄牙殖民地皆應作非自治領土論；故葡萄牙對於安哥拉的義務，等於其他殖民國家對於其所管治下的非自治領土所負的義務。

八六．基於這一考慮，及自最近安哥拉因其境內那種不可辯護的生活狀況引起騷動及流血以後，大會現不僅有權利，且也有責任出來干預，因為這情勢如任其繼續，將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索馬利亞代表團根據這個想法，爰聯合其他代表團提出現由大會審議的這件決議草案[A/L.345 and Add.1-5]，其中敦促葡萄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充分並速即實施大會關於准許殖民地民族及國家獨立的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

八七．索馬利亞代表團深信任何障礙及阻撓，不論來自何方，決阻擋不住這個要求承認一切在外國統治下的人民皆有權自由的決定自己命運的運動。

八八．所以，索馬利亞代表團將支持這件決議草案，並希望安哥拉在最近將來成為獨立國。

副主席 *Mr. Adeel* (蘇丹)就主席位。

八九．**松平先生**(日本)：日本會同其他三十五個亞非國家聯名提出一件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草案[A/L.345 and Add.1-5]。我們如此做是遵照大會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的規定——即那個所謂關於殖民主義的宣言。我們認為任何民族俱須在適當時間獲得決定自己命運的自由。

九〇．可是，我們明瞭一個國家要在自身範圍內實施一種違反自己特殊的歷史、政治及文化背景的新改革，會遇到莫大的困難。瞭解這一點，纔是公允。日本代表團秉着最友好的精神，相信葡萄牙政府會勇敢

的接受其神聖義務，擔允予安哥拉人民以適當的機會，使其最後能行使自決。

九一. Mr. UDOVICHENKO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的行動在安哥拉造成的情勢曾於本年三月由安全理事會加以審議。安全理事會的討論過程中查出的事實、本次全體會議的辯論及新近自安哥拉傳來的報導，均指出葡萄牙欲以軍隊摧毀安哥拉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運動業已嚴重威脅了非洲大陸的和平與安全。

九二. 安全理事會內殖民主義國家的代表雖不公然反對將關於安哥拉的項目列入安全理事會的議程，但卻使理事會不能依照賴比瑞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錫蘭三國提出的決議草案，就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在安哥拉從事的犯罪活動採取緊急步驟。

九三. 此所以烏克蘭代表團贊成三十九個亞非國家的倡議，由大會本屆會審議安哥拉問題。大會審議這問題，甚為合時，因為安哥拉的情勢一天緊似一天，真如它們的說明節略內說的 [A/4712 and Add.1]，“如其繼續，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

九四. 我們認為大會有責任該採取步驟制止葡萄牙殖民主義的野蠻行為，幫助受苦已久的安哥拉人民斬斷其殖民主義的鎖鍊並建立一個自由和獨立的國家。

九五. 此次直接導致安全理事會於三月間開會及大會於此刻開會審議安哥拉問題的事件，始於今年二月；那時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犯了嚴重的罪行，槍擊並囚禁安哥拉數以百計的非籍人民。如是，葡萄牙對為爭取解放而奮鬥的安哥拉人民開始了一場直截了當的殖民主義戰爭。葡萄牙的軍隊現猶在焚燬整個村莊並從空中掃射安哥拉人。最近，接二連三的報導俱稱葡萄牙正自里斯本派遣裝載援軍的運輸艦前往安哥拉，要繼續對安哥拉人進行報復。

九六. 葡萄牙冷酷的替其行動辯護，聲言安哥拉不是一個殖民地，而是葡萄牙之構成部分。我們要在這聲明：不管安哥拉的地位是什麼，葡萄牙不得在該處為所欲為，無法無天。葡萄牙欲消滅安哥拉人民的行動是不可容忍的。

九七. 至於安哥拉的地位，聯合國已經明白表示了意見。大會已在第十五屆會第一期會議通過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其中稱安哥拉及非洲的其他葡萄牙殖民地，皆如聯合國憲章第十一章所稱的非自治領土。

九八. 安哥拉人民日常生活的每一細節皆顯示安哥拉是一典型的殖民地，在它的境內通行着最殘酷的殖民地剝削方法。安哥拉的非籍人民已經淪為奴隸。根據葡萄牙政治家 Captain Galvão 在他任殖民事務督察職內所寫的報告書，葡萄牙殖民地內遍處實行着強迫勞役，“只有死者纔可免除”。可怕的貧窮、種族歧視及體刑——這幾樣是葡萄牙在安哥拉的“開明”統治的結果。高喊在非洲從事開化工作的葡萄牙，未做一點事教育安哥拉土著，豈不可恥。人人知道安哥拉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九是文盲。難怪安哥拉數以千計的土著要逃離國土，進入鄰國。

九九. 在我之前發言的代表已指出：安哥拉的非籍人民享不到政治及公民權利，他們是葡萄牙當局虐政的犧牲品。葡萄牙秘密警察 PIDE 不許公共團體或政黨從事活動。被目為嫌疑的人，不經偵訊或審判，逕被關入集中營內。為了使秘密警察機構更易監視非籍人民起見，在安哥拉一如在其他葡萄牙殖民地內建立了一種侮辱人的通行證制度。安哥拉居民非經其主子的准許及非在通行證上特別註明，不准自領土的一地移往另一地。

一〇〇. 葡萄牙當局對安哥拉人進行着的軍事行動，旨在永遠維持在安哥拉設立的軍事和警察恐怖制度，及維持一種使金融和工業資本可繼續剝削安哥拉的制度，搬走其天然資源，並榨取其勞動力。不只是葡萄牙殖民主義要維持安哥拉的殖民地制度。金剛鑽的光芒吸引了美國壟斷集團前往安哥拉，石油的氣味吸引了英國壟斷集團。比利時商號緊跟於法國、英國公司之後。

一〇一. 殖民主義壟斷集團的共同利益導致殖民主義者互相撐腰，這點我們在聯合國內都可看到。今年三月安全理事會不能通過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錫蘭及賴比瑞亞三國提出的一件決議草案就是因為該草案不為聯合王國、法蘭西及理事會另外一些國家所支持的緣故。

一〇二. 葡萄牙乃是在殖民主義國家及北約會員國的幫助下施其伎倆。葡萄牙政客們直言不諱的說他們在非洲殖民地內執行其政策全靠北約國家的支持。

一〇三. 下面是葡萄牙外交部政治組主任 Mr. Franco Nogueira 解釋葡萄牙對此事的觀點的話：

“我們認為非洲的領土是我們的故土。我們居於那些領土內差不多已五個世紀了。從戰略上



講我們非洲行省的重要性是不能估價的，它們現操在西方世界手中。我們實際上是西方國家中唯一仍能抵禦共產黨在非洲的滲透者……”

一〇四．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無異是在用下面的話與所謂西方世界談交易：你們儘可在我們的殖民地內設立不拘數目的基地，但請你們幫助葡萄牙維持殖民地統治。

一〇五．但是葡萄牙殖民主義同一般的殖民主義一樣，其時代已過去了。葡萄牙殖民地帝國已在崩潰中，縱有殖民主義者的集體努力也是不能逆轉這過程的。

一〇六．在波濤洶湧的非洲，安哥拉不再是一個“寧靜地區，一個孤島”；越來越多的國家已在解除殖民主義的鐐銬而躋入獨立、主權國之林。安哥拉發生的事乃是可恥的殖民制度的崩潰的偉大歷史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一〇七．開羅報紙 *Al Akhbar* 說得甚為正確：

“安哥拉發生的事證明了爭取自由的革命正傳播到非洲各地。自由不會聽一個殖民地總督的命令停止於某一點，縱使他使用軍隊也是於事無濟的。”

一〇八．葡萄牙代表在安全理事會討論安哥拉情勢時發言，只能作令人失笑的聲明，謂安哥拉生的一切事都是暴徒和犯罪份子造成的。連葡萄牙統治者自己也不信該國代表在聯合國內說的話。葡萄牙代表的這種言論徒然證明安哥拉愛國志士的言論已在葡萄牙殖民主義者陣營內引起了嚴重恐慌。葡萄牙現正在加緊其鎮壓措施，部署對安哥拉人民的討伐行動，想藉此壓抑越來越盛的民族解放運動。

一〇九．葡萄牙政府的這些行為證明葡萄牙拒絕以和平方法解決准許安哥拉及其他葡萄牙殖民地獨立的問題。葡萄牙是在違抗着聯合國的意志，因為聯合國已在第十五屆會第一期會議通過了有關葡萄牙殖民地的決議。

一一〇．聯合國不能不顧安哥拉人民的命運；聯合國不能允許目前這種安哥拉情勢繼續存在，這情勢正在創造對安哥拉人民及對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聯合國通過的那篇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宣言〔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說，對未獨立民族之一切武裝行動或各種壓制措施，

概應停止，彼等應獲得機會和平自由行使完全獨立之權利。

一一一．宣言的這些規定為世界社會所通過，它們不可僅為具文，而必須發生實際作用。必須責成葡萄牙履行其依聯合國憲章及上述宣言所擔負的義務。安哥拉人民和其他仍在殖民主義桎梏下的人民須獲得自由。

一一二．一羣亞非國家的代表團所提的決議草案〔A/L.345 and Add.1-5〕，嚴正的對安哥拉發生的事表示關切，並指出這些事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這決議案覆按那篇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宣言，以及有關葡萄牙殖民地的決議案一五四一(十五)及一五四二(十五)。

一一三．這決議草案轉灣抹角的譴責葡萄牙用軍隊鎮壓安哥拉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但是我們深信葡萄牙的行動，必須直接坦白的，不要轉灣抹角的，加以譴責。這決議草案的前文不幸無一段聲明大會譴責安哥拉的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的滔天罪行。再者，葡萄牙對民族解放運動的鎮壓被溫和的稱做“安哥拉之騷亂及衝突”。事實上葡萄牙在安哥拉正在對其人民進行一場殖民主義戰爭，我們認為這點應予直率指出，不宜吞吞吐吐。

一一四．這決議草案的正文籲請葡萄牙政府速採措施，以實施大會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宣言的各項規定，及設一小組委員會，以研究安哥拉情勢並向大會提出報告。烏克蘭代表團根據本人所述的敝國政府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自完全贊同這決議草案，並將予以支持。我們認為這決議草案內的建議乃是作為安哥拉人民擺脫葡萄牙殖民主義之第一個步驟最低限度非採不可的措施。

一一五．Mr. SHAHA (尼泊爾)：本人作一簡短發言，因為討論中的這個問題的背景已由此次辯論中在我之前發言的代表敘述過了。我們知道安哥拉的情勢依舊那樣，仍有恐怖與流血，以致這問題的解決一方面更為迫切，一方面更為困難。

一一六．殖民主義這觀念顯已不合潮流，惟葡萄牙仍在安哥拉維持其殖民主義政策，公然違抗世界輿論，以致造成這種政策所必然造成的結果。本人不擬舉這殖民地政策的個別事例或安哥拉發生的個別事件，因為這方面，我們已聽得甚多，本人不擬不必要的耗費大會的時間。

一一七。安哥拉人民受不同待遇，在那被目為歐洲人者和被目為非洲人或混血人者中間有不同的待遇，是盡人皆知的。我們都已讀到許多報導敘述安哥拉人的人權遭剝奪，他們在殖民主義桎梏下備受虐待等事。難怪安哥拉遍地發生不安和暴動。

一一八。改革之風正在非洲吹着，這風吹遍了安哥拉及非洲的其餘各地。我們這裏可數出十六個非洲新國家的代表，這些國家最近纔達到獨立，故是於第十五屆會第一次以本組織會員國的資格出席的。當那蘇魁的民族主義的波浪流遍全非洲時，吾們不能期望安哥拉仍安靜的做一個殖民地。當全非洲有着新的覺悟，發生着新的躍動時，我們不能期望一個小角落靜坐等待。

一一九。葡萄牙可能未看出非洲這個趨勢。難道它沒有看見非洲人的希望，沒有看見安哥拉人的希望和願望嗎？在這新的自由精神下它還能希冀維持這領土的情勢嗎？當葡萄牙在全世界面前和在這個世界論壇之前展出它的殖民主義時，它能不看到時代的趨勢嗎？尼泊爾代表團認為葡萄牙是像諺語中的駝鳥一樣，把頭埋在沙內，故意不看將來一定發生的事。

一二〇。葡萄牙再不能躲在所謂安哥拉是葡萄牙本土的一部分的法律謊言之後了。安哥拉與葡萄牙除掉人種不同及地理距離外，無論在言語、風俗、種族源系、宗教及天性上，皆不相同。聯合國已講明不承認安哥拉是葡萄牙的一個構成部分，而實際情勢亦證實這一點。

一二一。尼泊爾代表團鑒於以上考慮，很榮幸的提出這件決議草案[A/L.345 and Add.1-5]。這決議草案的措辭用語很溫和，其精神是和解的，其對前途的看法是樂觀的。它僅欲促進安哥拉的和平及從實際情勢着眼恢復該區內的秩序。我們希望這決議草案得到大會的支持。我們不管怎樣要向大會推薦請予一致接受。

一二二。Mr. GEBRE-EGZY (衣索比亞)：本人很高興的說，在我之前發言的代表已把這問題討論得十分透徹，用不着我來詳論了。

一二三。首先我要說衣索比亞對於安哥拉以及對於整個殖民主義的態度，盡人皆知。這態度早就表明了。倘使只提重要的里程碑，我可從萬隆、阿克拉、蒙羅維亞及敝國講起。倘我要告訴諸位關於我們自己與殖民主義作戰的情形，就須得追溯到歷史的早

期——例如一八九七年，但這可會惹人不高興，我不是一個很靈敏的人。所以我擬祇講我們在聯合國的行動。

一二四。本人要請各位注意敝國總理在這演說臺上發表的一篇演說[第八七九次會議]及敝國外交部長數月前當此處開始辯論結束殖民主義問題時發表的一篇演說[第九二八次會議]——茲不徵引了。在這兩篇演說中吾國總理和外交部長肩起責任請大會注意中非聯邦問題，他們主張把這聯邦解散，因為這聯邦的組成不是依照人民的意願。他們並聲明安哥拉的情勢不會持久，主張根據大會通過的決議案及已往許多會議——指亞非世界在非洲召開的會議——通過的決議案給安哥拉以自由。

一二五。衣索比亞代表團本這精神及傳統，聯合許多其他代表團——我想數目已到四十了——提出這件決議草案[A/L.345 and Add.1-5]。

一二六。這決議草案的內容極簡單，不用評論。它所講之點都不用解釋，同時它為求具體起見，請求設一三人小組委員會，以研究安哥拉情勢並向大會具報。故關於這件決議草案無甚麼話可說。順便一提，如我記憶無誤，這就是過去在安全理事會內曾得六票贊成，四票棄權的一件決議草案<sup>6</sup>本人毫不欲對安全理事會有不敬之處，但我要這樣說，我覺得一件在理事會內獲得這樣多贊成票的決議草案應當在大會內得到一致的支持。

一二七。Mr. RIAD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國，已在上月理事會審議這不幸的安哥拉問題時，有機會詳細表示過意見了。不過我覺得現仍要在這次辯論中來略致數語，以便和我之前發言的代表，共同揭露安哥拉的可悲可痛情形。

一二八。剛果(布拉薩市)代表以一篇卓越的演說展開了這次辯論[第九九〇次會議]，接着賴比瑞亞代表團團長也發表了一篇同樣精采的演說。這兩位及後來陸續演說的代表已告訴了大會關於這個不幸的安哥拉情勢的真相，這情勢的顯著標誌是：恐怖、殺戮、歧視、強迫勞役及最重要的人權及自由的剝奪。

一二九。我們認為造成這些不幸發展原因，就在安哥拉的葡萄牙殖民主義政策內。這殖民主義政策的一項顯著之點是居民中的歧視。所謂文明人者享到共

<sup>6</sup> 同上。

和國公民的一切權利，非文明人者享不到這些權利，兩者截然分明。歐洲人，自動的作公民論。非洲人和混血種人，則雖在自己國土內亦須符合若干條件始得算作公民。

一三〇．另一方面，安哥拉境內繼續實行強迫勞役。每一安哥拉男子須持一身份證，其上載着他的就業。工人如未取得這身份證上的簽證，不得自領土一地行至另一地。安哥拉人如不遵守許多此類條例，可受殘酷的體刑懲罰。

一三一．以上所云只是安哥拉問題的特徵的梗概。因我們已近大會本屆會的尾聲，爲了響應主席請大家縮短發言的呼籲，本人不得已的不再講述許多其他的可悲情況了。

一三二．我上面說過，在我之前發言的代表，已對安哥拉的嚴重情勢提供了極有用的資料。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團和他們的觀點，完全一致，是不用說的。我們認爲若不速即對這情勢找尋救策，它將在世界的這地區發生嚴重影響。

一三三．這案子不是如人所說是一公共秩序問題。它是一個殖民地問題。我們都知道殖民主義引起的情勢，如任其繼續，一定加深流血，使問題更難解決。殖民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它的延長一定導致更多的苦難及生命損失，並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

一三四．基於所有這些理由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團聯合了許多其他代表團將這案子提出大會並連名提出這件決議草案[A/L.345 and Add.1-5]。

一三五．我們希望大會各會員國投票贊成這件決議草案，它的目的是徵求全體會員國之合作——我們懇切希望葡萄牙也合作——來設法解決這一非洲問題。

一三六．Mr. JHA (印度)：大會當前討論的題目激動着非洲和亞洲廣大的人民。本人不擬作長篇演說，但此事委實太重要了，請大會容許本人有一點時間，來聲明印度政府對這問題的態度。

一三七．這安哥拉之情勢一項目，是聯合國四十個亞非會員國提議的〔見A/4712 and Add.1〕。這項目擁有這麼多的提案國，說明了全世界人民特別是非洲和亞洲人民如何關切着殖民制度尤其是那強橫、殘酷的葡萄牙殖民主義之繼續存在。這項目由於許多原因，未能及早獲得討論，以致現在簡直沒有時間來予這問題以應予的注意，殊爲不幸。

一三八．許多代表特別是非洲的代表已先我在這次辯論發了言。他們已就本案作了徹底、詳盡的發揮。他們列舉事實，其中許多是他們所親身經歷的。

一三九．一件說明節略載着這項目的提案國請求把它列入議程的理由。本人要特別一提大會本屆會第一期會議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通過的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其他代表已說過，這決議案是一里程碑，標誌着聯合國自成立起就一直致力於終止殖民主義，並協助屬地人民成爲自由、獨立人民，在國際社會內得到應佔的地位。

一四〇．大會在這決議案內宣稱各民族之受異族奴役、統治與剝削，乃係否定基本人權，違反聯合國憲章，且係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之障礙。這決議案承認所有民族均有自決權，要求在一切尚未達成獨立之領土內採取各項步驟，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按照此等領土各民族自由表達之意志，將一切權力無條件無保留移交彼等，使能享受完全之獨立及自由。

一四一．這決議案是聯合國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表示了對人類最終命運及人格尊嚴之信念，期望所有負着維持與管理附屬領土責任的會員國速採步驟，以實施聯合國這個決議案。

一四二．我們高興的注意到：多數殖民國家已接受了殖民地人民自決權原則，它們現且在採取步驟，以實現這目標；我們更高興的注意到：這些步驟的採取現越來越熱烈，尤其是在這著名的反殖民地決議案通過以後。在這一點上，印度代表團要讚揚聯合王國及法蘭西政府，它們已經就附屬人民的自由，及它們管理下特別是在非洲的附屬人民的自由，採取了步驟，並將繼續採取步驟。

一四三．然而葡萄牙，它那種可悲的、令人極度失望的與衆不同的態度，成爲奇異的對照。本人要於此刻就攆斥葡萄牙政府的荒謬理論，謂非洲和亞洲內在葡萄牙統治下的領土不是殖民地，而是行省。關於這一點，我要引印度政府出版的一本關於此問題的刊物內的一段言論：

“歷史充滿着殖民國家爲要繼續保持其帝國而採取種種策略的事例。可是葡萄牙是殖民國家中最特殊的一個，它使用法律機智、巧辭詭辯，把一度稱爲殖民地者改稱行省。這名詞的改變發生在一九五一年，是年，那自一九三〇年起一直有效至該時的殖民地法案被併入葡萄牙的政治憲法

內。從這年起，葡萄牙的殖民地帝國現出了新的姿態抹去了它的特性。

“於是，可厭的‘殖民地’一名詞放棄不用了，在所謂‘葡萄牙海外領土’內改稱‘行省’。”

一四四．一九六一年四月號外交雜誌內，著名的非洲事務尤其是葡萄牙非洲事務權威 James Duffy，在一篇題為“葡萄牙在非洲”的文章內寫道：

“歷史上，這三個區域一直是殖民地，雖然它們在十九世紀被喚做‘海外行省’，在 Salazar 政權初期被喚做‘殖民地’，在一九五〇年代當該政權開始建立面子俾留在非洲時又被喚做‘海外行省’。事實是葡萄牙非洲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不是葡萄牙享有公民權的公民；他們沒有公民權，他們在法律上被視為受國家的監護，歸一土著政府管轄，這政府由海外部的官員管理，這個海外部就是從前的殖民部。”

一四五．聯合國已斷然駁斥葡萄牙所稱安哥拉、摩桑俾克、哥阿及其他葡萄牙殖民地是葡萄牙的行省一說。大會第十五屆會第一期會議曾就遞送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規定的情報事宜通過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在這決議案的正文第一段中大會明言“受葡萄牙管治之下列領土係憲章第十一章所稱之非自治領土”，接着是一張列舉非洲和亞洲受葡萄牙管治下的領土的名單。換言之聯合國承認這些領土只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一四六．我方纔引的這決議案明言安哥拉、摩桑俾克及葡萄牙管治下的其他領土係憲章第十一章所稱之非自治領土。這章在形式上是一篇關於非自治領土的宣言。不用印度代表團說，以葡萄牙而論，它完全未履行第七十三條所規定的義務，它一貫拒絕遞送憲章第七十三條所規定的情報。另一方面，它巧言詭辯——騙不了誰——竭力想保持它的殖民地，絲毫不顧這些領土人民的願望及企求。

一四七．講到這裏，亦應一提第十五屆會第一期會議通過的一件極重要的決議案。這是決議案一五四一(十五)，是關於會員國為確定是否負有義務遞送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規定之情報所應遵循的原則。這決議案附載的十二項原則極清楚的解釋了憲章第十一章的內容和涵意。

一四八．本人不擬費大會的時間來分析這些原則以說明它們適用於安哥拉及其他葡萄牙殖民地領土。

但顯然的，所謂合併，所謂這些領土受着葡萄牙海外行省的待遇，參酌這些為聯合國所接受的原則，是連一分鐘都站不住的。

一四九．我們常聽到所謂葡萄牙開發這領土的歷史使命，所謂葡萄牙的發現云云。在履行這歷史使命的過程中，殖民地人民被劃分為同化人及土著。James Duffy 所著一書對葡屬非洲的同化一事有如下的論述：

“一個選擇性的同化制度，在二十五年中祇影響到不滿百分之零點五的非籍人口的法律地位，實在不應作為土著政策的一項工具——除非這政策目的是使大部分人口永遠居於卑賤地位。”<sup>7</sup>

若干非洲國家代表已向大會詳細報告了安哥拉的情形，所以我不擬詳論問題的這一方面了。

一五〇．安哥拉及整個葡萄牙帝國雖實行着嚴厲的新聞檢查條例，但外界從安哥拉、摩桑俾克及其他葡萄牙殖民地得到的消息均描出一幅最惡劣的殖民主義的圖畫。一位最近甫自安哥拉歸來的作家敘述其所見如下：

“安哥拉內黑人受一殘酷、警覺的政權的管束。僅僅談論獨立就可導致入獄數年。這政權以鐵腕對付反對分子，殘酷的鎮壓最近的起義。”他是在講安哥拉。“里斯本的葡萄牙官員告我，謂我將發現黑白兩種人融洽相處，為任何他地所不及。他們說非洲人不受拘束的享受葡萄牙文明的一切果實。他們說安哥拉內沒有人叫喊自由，因為非洲人已獲得了權利。我在安哥拉所見的完全不是這回事。不但未見到一個無歧視的社會，我發現人民被嚴格劃成階級，頂尖上是二十萬白人及一小撮同化了的混血人。底層是受剝削的，無依無靠的四百萬非洲人。不但未見到葡萄牙所說促進一羣原始人民進步的開化工作，我只見到剝削。葡萄牙人口口聲聲高唱種族平等政策卻派遣數以千計的白種移民前往安哥拉奪佔非洲人的最肥沃的土地。非洲人妻離子散，服強迫勞役，其工作情况常連最基本的人道都不顧。”

一五一．這不是一位作家的單獨的言論。許多書籍、刊物、報紙文章及私人日記，都充滿了這種性質的

<sup>7</sup> James Duffy, “葡屬非洲”(麻省，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第二九五頁。

描述。這些可怕的情況，其為千真萬確，是不能再否認的。

一五二。人人知道 *Harper's Magazine* 是一本極受人尊重的刊物，這雜誌的一九六一年五月號載着一篇文章，其題目含有極深遠的意義，叫做“無聲王國——一個非洲最受壓迫的殖民地的實況”。本人要引這篇發人深省的文章內的幾段話，其中敘述殖民地壓迫與統治的幾個最令人驚駭的面目。關於非洲葡萄牙殖民地內的教育問題，這作者這樣說：

“由於這種‘開化’土著的方法是殖民地內採行的政策，無怪較正常的教育多少年來一直被忽視。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摩桑俾克皇家專員訂下的原則至今仍適用。他說‘正式教育是無聊事，我們為教育並開化土著，須切切實實的發展他們對於服勞役的能力，俾利用土著來開發本省’。”

這些話是這位專員自己說的。根據 *James Duffy* 的統計一九五〇年時葡萄牙殖民地內非洲人的文盲率是百分之九十九。

一五三。關於醫藥設施，這位作者說：

“我不能談安哥拉境內的醫藥設施，因為除掉在幾個較大農場和教會看到極少幾個小型診療所外，我旅行內地未看見任何醫院或醫療中心。然而我到過一些地區看見人患病垂危，不獲醫藥治療。在遼遠的內地，有次我訪問一個小村莊，目睹一年青女人匍伏在泥屋前的沙地上，病得不能行動或講話。我的葡萄牙同伴對她的情況不發生興趣，我無意問問一下，纔知最近的醫療設施距此尚有一〇〇英里之遙。”

一五四。這位作者評論一再高唱的種族平等之說如下：

“殖民地人民在法律上分為兩類：一類是土著或黑人中的未開化人民，他們照葡萄牙法律的規定沒有法律地位，不得置不動產，受我已敘述的一切虐待；另一類是非土著，其成分是白人及一些是黑人出身而因教養的緣故已在文化上的和廣大土著脫離的人……近年來我注意到連白人對混血種人的態度也越來越壞，這是一九四〇年代初期大批葡萄牙殖民者湧入以後發生的改變。”

一五五。講到安哥拉內非洲人民的一般生活狀況，這作者接着說：

“這些人民是一個四世紀之久的環境的產物，那環境是：奴役及強迫勞工，被專制的行政管制所破壞了的土著當局及部落習慣，任何倔強或反抗即受懲罰。一個人在自己家裏無安全感時便無安全處所了。只要巡視一下羅安達的土著區，一看十二萬人生活在污穢、貧困及敗壞的環境中，或只要注意一下每日早晨羅安達街上檢拾垃圾的情形，便可知一羣根基已被摧殘了的人會墮入怎樣的深淵。”

一五六。我可再引其他報紙雜誌及有關的權威人士所著的書籍，但我不擬這樣做了，主要理由是大會現階段時間極短促。我可提一提安哥拉和摩桑俾克境內實行的強迫勞役；國際勞工組織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份的“國際勞工評論”內，一篇題做“非洲若干地區內各種族間之工資結構”文章中，對這強迫勞役有如下論述：

“聯合國秘書長和國際勞工組織理事長聯合設置之強迫勞役問題專設委員會查得葡萄牙治下的非洲領土內，其法律中有若干限制及例外，可允許徵用強迫勞役；聖太馬內工人的勞役對領土經濟有極大的重要性，而勞工的狀況很彷彿一種為了經濟目的而實行的強迫勞役制度下的勞工。”

一五七。我引這些引文時不欲人以為這些情況為安哥拉所獨有。葡萄牙殖民地制度，對於葡萄牙人所稱做葡萄牙公民、葡萄牙國民的土著，實在是太嚴酷、太敗壞、太把他們不當人看待了，乃致牽及憲章的規定，需要這個尊嚴的機關採取行動。

一五八。我們印度人很熟悉這葡萄牙殖民制度。感謝上帝我們已擺脫了殖民制度。但今日我們領土內仍有殖民主義的殘餘留在所謂葡萄牙的哥阿海外領土內。

一五九。印度獨立後印度政府曾作堅毅不歇的努力與葡萄牙當局談判，欲仿法國在印度的屬地之例，對哥阿商議一個解決辦法。

一六〇。我講這些話是為說明葡萄牙殖民主義的性質，倒不是要向大會提起哥阿問題，我知道這問題不在議程之內。不過我覺得這對照極饒興趣，它顯示了葡萄牙對其行省的統治的真正性質。葡萄牙的強橫，它以暴力鎮壓哥阿居民的民族意識及願望，達於一個程度迫使印度只有採取與葡萄牙斷絕外交關係一途。

一六一。哥阿的反抗葡萄牙帝國主義運動要追溯到約三百年以前。在一七八七年，一個稱做 Pinto 叛亂的起義，以巨大、聯合的力量反抗葡萄牙統治。這運動是一羣哥阿的僧侶所領導，目的在推翻葡萄牙政府。數個世紀裏哥阿的民族主義者一定曾作無數次嘗試，要把葡萄牙人逐出其領土。在十七世紀和二十世紀間……

一六二。主席：本席很抱歉要打斷印度代表的演說；本席深能明白印度代表爲何要用哥阿來說明其關於安哥拉的論點，但我希望他勿進而詳論哥阿之情勢，這問題不在大會議程上。故我要請印度代表惠予合作，把發言針對安哥拉，勿詳論另一個不同領土的情況。

一六三。Mr. JHA (印度)我早料到主席要敲槌。他既已敲槌，我不再講哥阿了。我本說過我無意於此際提起此事；我們擬採適當方式處置哥阿問題；不過我要指出：任何人就一項原則發揮理由時，他儘可舉類似例子以作說明；雖可說某一例子不在議程上，但我希望主席恕我說，過去這演說台上的舉例曾有離題甚遠者，許多發言嚴格的講均和當時討論的事項並無明白直接關係。可是，我現在遵守主席的裁決，不講哥阿了，我祇請大會會員凝想一下哥阿的情況，那檢查、那殘酷的鎮壓和安哥拉的情勢多麼相似。

一六四。我無太多話要說了，但我要就此問題之所以提出大會的事實背景及事件，再略說數語。全世界公認我們現處在人類前所未遇的一個最澎湃的時代——作此語非是作老生常談。這不僅是一個夢想不到的科學和技術發展的時代，也是一個人心躍進，擺脫許多世紀來的成見及束縛的時代。人不再願意受人支配了。人不再願因任何理由而放棄自己的尊嚴和人格價值了。

一六五。非洲和已往的亞洲一樣，起了偉大的革命，偉大的爭取人類自由的運動。印度曾產生一位本世紀或任何世紀最偉大的人物之一，我們幸運的在他領導之下進行了非暴力的、消極的抵抗運動，印度曾發生了偉大的變革，今天這變革之風吹遍了非洲。非洲人民覺醒了，且這陣風，這陣不可擋阻的波浪，它不顧地理邊界，它不顧什麼海外行省。各處男女人民都在想同一件最首要的事：自由和擺脫異族統治，恢復自己的人格。

一六六。不幸葡萄牙不注意這些時代的徵兆。今天安哥拉發生了嚴重騷動。土著起來爭取自由。它的

鄰國內的非洲人已經取得獨立、主權及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的事實鼓舞了他們的理想。

一六七。其結果據報紙記載是怎樣呢？當然因檢查之故，從安哥拉極難得到準確的報導，但是成百的人在被屠殺，最殘酷的壓迫正在進行。據報導，已有大批軍隊調入安哥拉以鎮壓所謂的叛亂，叛亂是殖民國家稱呼一切自由運動的名字。大會本屆會第一期會議通過的決議案，沒有一個人反對，明白規定不得以武裝行動鎮壓自由運動，但這項規定爲葡萄牙置若罔聞。

一六八。我們連同其他提案國將此事提出大會，作爲一件緊急事項，一件關乎人類自由之事項，及一件需要證實憲章之崇高原則及本屆會第一期會議所通過的爲聯合國歷史上一個里程碑的那個反殖民地決議案之事項。我們連同其他友邦提出了文件 A/L.345 and Add.1-5 內的決議草案；這決議草案是一溫和、建設性的草案，祇規定現在需要採取的一切初步性步驟；我們深信這草案會獲得本大會極大多數會員國的贊同。我們希望它獲得一致通過。

Mr. Boland (愛爾蘭)重就主席位。

一六九。Mr. ORTONA (義大利)：義大利代表團已仔細考慮了若干亞非國家所提的決議草案[A/L.345 and Add.1-5]。這決議草案舉出幾個重要的一點，倘我的了解不錯，它的基本前提謂安哥拉的情勢，正在嚴重惡化，設不及時加以適當的制止，可引起不可測想的後果。所以這決議草案通盤籌劃，高瞻遠矚，邀請一切有關方面，對正在這個變動的世界中脫穎而出的許多人民的演進，表現預防性的明智及政治家風度的關切。義大利代表團亦同意決不可坐待房屋燒燬後始叫喊求援。我們不能不稱許這決議草案內的一些概念，這些概念所強調指出的一項歷史過程，是我們大家過去和現在都明白的。前文第二段稱此刻安哥拉的情緒爲“擾攘不安”，似不若稱做“屬地人民對自決及獨立的企望”爲好。

一七〇。進一步研究這草案，我們高興的注意到：前文第四段間接的含着演進觀念，因其中沒有想到關於必要達到完全獨立目標的日期或期限。當然這決不是說這情勢不需要注意，毋寧說是我們所最希望的事，即安哥拉人民漸漸向其目的前進，應儘可能發生在一種和諧環境中，俾葡萄牙能顧及一切有關因素。我們不能驟然抹煞在一領土內已有了數世紀之久的存在，或不顧許久以來爲了相互利益而創造的關係；

我們不能希望在政治壓力的困難環境中，調和一切原則。

一七一．義大利代表團對於這種論點的態度在最近過去一直表示得很明白。我們贊成非洲人民達到百分之百的獨立。我們欣願見到一切國家皆掌握自己的命運。可是自然的，以有些情形而言，這一進程要注意怎樣避免混亂，怎樣建立最低限度條件。我們確信人民對於自由、獨立的願望終必獲勝，但在達到這理想之前，經濟、社會、政治及國際條件需要成熟，纔能邁最後一步。

一七二．另一方面，我們在聯合國內受一些重要的法律性質的柵欄的限制，跨越這些柵欄，會抵觸憲章的基石。就這點言，義大利代表團對此決議案的正文第二段，不太高興，因此段可被葡萄牙視為干涉其主權領域。不過，構成這第二段所規定的情由，性質特殊，足以解釋大會所以作這項決定的理由。我們希望葡萄牙政府不要把正文第二段的審慎文句視作侵略它的主權。

一七三．義大利代表團覺得這安哥拉問題，十分特殊，需要我們諒解提案國在立場上的想法；我們了解它們努力求以一種為有關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來應付這一情勢。我剛纔提出的考慮請提案國加以計及；義大利代表團作了我方纔所講的關於第二段的保留之後，擬投票贊成這決議草案。

一七四．Mr. CARDOSO (剛果，雷堡市)：剛果和安哥拉共過一段長的歷史，只有那殖民地歷史時期把我們分開了。我們在第十六世紀是一興盛、受崇敬的王國。我們不幸都備嘗放逐、奴役及販奴之苦；這些事的痕跡，見於美洲大陸上有非洲人之事。

一七五．凡此都是普遍週知的，不提這些事，是缺乏客觀態度，是想抹煞歷史，要是歷史可被抹煞的話。但歷史是抹不去的，且會重演。今天我們所目睹的一切和往昔發生的事相像。歷史的確重演，這重演在今天更像是嘲笑似的，因為今天的世界由於一個更緊密的新聞及通訊網，比過去更密密的連在一起。

一七六．昨日在漆黑中發生的事今日爆發於光天化日之下，人類良心起反感了。所以，在過去是無聲的受難和死亡的人，今天以最後一口氣喊出“自由”兩字。全世界如要更聽清楚安哥拉弟兄的爭取自由的喊聲，該着葡萄牙允許由該領土發送消息及通訊出來。

一七七．素是一個和平綠洲的剛果現是醞釀戰爭的場所。安哥拉會不會遇同樣命運？我們擔心它會

的，這是很有理由的。我們的邊境不都受着威脅嗎？我們國內國外，焦急心情使我們不能作聲。安哥拉或剛果如有一方發生戰爭，其人民都向對方避難。

一七八．在剛果與安哥拉一方境內的安靖或騷亂對另一方有很大影響。和平的代價我們知道得比什麼人都清楚。我們願我們的同胞能在和平中取得自由。

一七九．葡萄牙可聲言對其所稱謂“行省”者有某些權利，但法律不是不變的。條約在事過境遷，人們的想法已越過該條約所根據的概念時，就不會持久了。現時代法律須適應殖民主義的最後的苦悶。若能適應，它就更受尊重和更能維護和平。法律為自存計須自行演進，法律適應變動情況的能力不能由外界來造成。

一八〇．那些提出要求而得不到滿足的人值得我們支持。剛果雖自己困難重重仍然勉力為所應為；因為剛果是真正非洲民族主義的搖籃。

一八一．剛果有句諺語相當於“入國從俗”。現在人人都在爭自由。不爭自由者，口是心非者，將被排斥於人類社會之外。

一八二．聯合其他代表團提出這件決議草案[A/L.345 and Add.1-5]是我們應為安哥拉兄弟盡力的最低限度的事；我們請求大會支持這件決議草案。

一八三．Mr. LEWANDOWSKI (波蘭)：現時代有一項突出的現象，決定我們的時代趨勢者，便是全世界殖民制度漸漸的、無情的崩裂瓦解。這過程在非洲最為顯著，非洲越來越多的國家掙脫殖民地桎梏，開始主權的生存。此事之被世人承認及其正式表現便是大會去年十二月通過的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宣言內。但是非洲現在仍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受着殖民統治。安哥拉便在其列；安哥拉人民的痛苦情形，與多數現正忙於締造獨立的非洲人民的生活，成為嚴酷的對照。

一八四．所以波蘭代表團歡迎若干亞非國家於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日倡議〔見A/4712 and Add.1〕將一關於安哥拉之情勢的項目列入大會本屆會的議程。我們贊同他們的說明節略內所表示的意見，即“安哥拉是千百萬非洲人受殖民地統治與鎮壓的一個典型例子”，“最近安哥拉之騷動”——這騷動邇來已擴大成為葡萄牙軍隊的軍事行動，導致領土大批人民的死亡——“…顯示這是一項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的情勢。”

一八五。我不擬在這裏重複許多非洲國家代表在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內對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提出的一長串的、可怕的控訴；那些指控皆有充分的事實佐證。在辯論過程中，已經確鑿揭露：安哥拉人民生活在最無人道的情況下；民族情緒和獨立願望，稍有流露，便遭殖民地統治者用軍事恐怖及對無告人民施以大規模報復的手段，加以無情的鎮壓。今天安哥拉發生的事彰然說明了十九世紀及其以前的殖民主義所慣用的方法；殖民主義不管任何殘暴方法無所不用，不擇手段的只求達到它的主要目的：保持它在非洲的屬地。

一八六。一位英國作家及非洲問題專家 Mr. John Hatch, 著有“非洲之今日與明日”一書,<sup>8</sup> 其中第二〇一及二〇二頁對安哥拉的情勢有如下簡短但意味深長的描述：

“...兩領土〔即安哥拉及摩桑俾克〕皆為非洲最落後的地方。領土內一點未努力供給任何合理的教育，這當然減少了非洲人具備同化條件的機會。強迫勞役，經公開承認，係由役吏按百分數辦理。政府本身亦利用一批強迫勞工，除供種植場主使用外，另供築路之用。

“葡萄牙的政策是葡萄牙自己制度的反映，惟更為嚴厲，以對付一羣更落後的人民。這制度基本上是劃分階層，大多數人民的福祉，由頂層的人決定並強制執行。公民自由及權利概不存在，政治意識在人民大眾間，予以鎮壓，在智識份子間則予以籠絡。”

這是這位英國作家的敘述。

一八七。葡萄牙在安哥拉及其他殖民地的政策，在本組織各個機關內，受到最猛烈的抨擊。非洲國家代表，義憤填膺的向我們敘述關於強迫勞役，獨立運動的領袖遭處決，及屠殺無辜人民的情形。葡萄牙本國內也有人對現政府這種殘暴行動表示抗議。雖然每一反對的表示均遭武力壓抑，然數目甚多的人參加了這反對運動；Captain Galvão 案便是一例。

一八八。這安哥拉問題及其種種——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實施的各種恐怖及鎮壓；簡直無學校、教育及保健措施的情形；落後數個世紀的經濟、文盲、半奴役性的強迫勞役——幾可說是殖民地壓迫的一個臨床實例。未來的歷史家可從其中找出許多供研究的資料；後代子孫將來聽到這些情形時會不寒而慄。

一八九。回到眼前來，大會那個載着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宣言的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使它不僅可以，且有責任，協助仍在殖民地統治下的領土。這宣言內有云：

“在託管領土及非自治領土或其他尚未達成獨立之領土內立即採取步驟，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按照此等領土各民族自由表達之意志，將一切權力無條件無保留移交彼等，使能享受完全之獨立及自由。”

一九〇。葡萄牙政府的活動務須即予制止，因其目標彰然抵觸這宣言的規定。同時亦須立即實施亞非決議草案〔A/L.345 and Add.1-5〕內建議的措施以期准許安哥拉人民獲得完全之獨立及自由。安哥拉人同任何其他殖民地人民一樣有權獲得獨立的生存。他們堅持要行使自行決定命運的權利；他們正在為維護這權利而鬪爭並流血。波蘭人民素來同情一切為爭取國家自由而戰的人。波蘭想起了自己曾有過數十年失去了獨立，故全力支持安哥拉人民的正當奮鬥。

一九一。我們深切認為本組織內誰都不能坐視世界人權宣言規定的基本權利以及民族自決權利公然為人侵害。我們不能坐視聯合國憲章一個簽字國葡萄牙侵害這些權利；聯合國憲章永遠的禁止，一國使用武力征服另一國，事實上並努力廢除以任何手段達成的任何形式的征服。

一九二。我們不能坐視是因為我們與非洲人民有着友誼和團結的關係；非洲人民急切的要求終止非洲的這種不正常情勢。

一九三。我們不能坐視還有一個原因，便是我們如非洲的朋友一樣，由非洲已往事件得到一個教訓：無論何地如企圖以流血和恐怖擊潰殖民地人民的抵抗運動，此事必然煽起火焰，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從本組織的宗旨觀點看，從全世界人民的觀點看，我們深信這一點是極為重要的。

一九四。多少年來有人一直要我們相信葡萄牙在非洲的屬地是一片幸福綠洲，人人皆滿足現狀，土著口無怨言，心無反叛之念。直至最近一些西方報紙猶描寫安哥拉是一寧靜區域，不受非洲殖民主義運動的沾染。在越來越多國家達成獨立時，葡萄牙殖民主義者仍唱其舊調：我們在安哥拉已五百年了，擬再留五百年。是不是只有羅安達的流血，只有今年二月間數百安哥拉人的喪命，纔能驅除殖民主義者散佈的這一謊言？是不是流血乃安哥拉寧靜的代價？

<sup>8</sup> 紐約，出版者 Frederick A. Praeger, 一九六〇年。



一九五。隨着日子過去，在安哥拉和其餘世界間的那個寧靜之幕，出現了一個個裂縫。數天前我們得悉數以千計的非籍難民，越過有戒備的安哥拉邊境進入剛果，訴說葡萄牙屠殺和壓迫的故事；馬他地是邊境附近的一個港鎮，據該地一位官員估計，在上兩週內至少有三千人從安哥拉逃往該地區。

一九六。歷史一次一次的告訴人們：遇到了反對殖民主義的鬭爭、爭取民族解放的鬭爭、及反對前壓迫者的頑強抵抗的鬭爭，邊境和國界毫不起作用。在座諸位毋庸由我來告訴你們：阿爾及利亞及剛果的悲慘事件曾怎樣演成了重大的國際問題，本組織之集中注意這些問題怎樣全是因為某些殖民主義者或新殖民主義者，執拗的不肯把自決權利給予當事人民，致造成一項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情勢。

一九七。為此理由，波蘭代表團全力贊成本組織迅速採取有效的措施。及時採取這些措施，可使安哥拉人不致再遭遇流血事件和遭受更多的苦難。所以我們全心贊助三十六國所提的決議草案[A/L.345 and Add.1-5]；我們希望它成爲導致安哥拉及其人民獲得徹底解放的第一個步驟。

一九八。Mr. AYARI (突尼西亞)：本人原欲詳述突尼西亞代表團對這個行將辯論完畢的問題即安哥拉之情勢的意見。但因時間已晚，復因主席的呼籲及本屆會結束在即，本人只好縮短發言，只講幾句必要的話。聯合提出當前這決議草案[A/L.345 and Add.1-5]的亞非國家的代表，業已在我之前發言，他們所有有力陳述的意見，是我們在大體上都同意的。

一九九。安哥拉問題來到聯合國已有相當時候。自二月間的流血事件及由那事件導致的猛烈鎮壓以後它變得特別嚴重了。

二〇〇。一九六一年二月四日羅安達發生一次暴動，葡萄牙軍隊以最強橫的手段加以鎮壓。自彼以後，情勢一步步發展，引起不可免的死亡、災禍及燬滅。鎮壓激起了人民的反動，後者又引起新的鎮壓，安哥拉人民憤怒萬狀，那些過激措施挑起了更猛烈的反應。

二〇一。於是多年來擔憂安哥拉會發生的事終於發生了。安哥拉人民因不甘於再在自己的國度裏被視爲二等公民，不甘於再受侮蔑及種族歧視，於寄希望於葡萄牙改變政策之後，鑒於人權原則及憲章揭櫫的自決權，終於起來反抗了。要問這反抗的起因，無疑的是葡萄牙執拗的實行一項違背歷史和道德的不明智

政策；捨這一點外另找其他原因，是不切實際和以偽亂真。

二〇二。在前幾屆會突尼西亞代表團已有機會促葡萄牙和聯合國注意前者繼續推行其對安哥拉的政策一事。不管葡萄牙怎樣說，這政策是一項種族主義者的政策，其基礎是一番完全與歷史現實不符的謊話，其目的是執拗的維持一個制度和一些原則，它們既不合這個聯合國時代，且違背葡萄牙亦服膺的憲章原則。

二〇三。本人不擬對此事的實體作不必要的詳論，因我已說過，其他代表已本正義、公道及尊重最基本權利的精神，以重要的論辯，論過此事的實體了。

二〇四。突尼西亞代表團覺得當此安哥拉情勢日漸惡化之際聯合國不能袖手坐視。我想我不用在這裏舉出死傷的數字或估計損失的數額。應注意者是安哥拉已發生和仍在發生流血事件。應注意者是安哥拉當局繼續不顧法律、道德及正義，實施兇暴的鎮壓。根據可靠的報導，盲目鎮壓行動仍在安哥拉、卡賓達及其他地區進行，導致各種的暴行酷刑及有系統的破壞。

二〇五。另應指出者是什麼法律謊言決不能把安哥拉說成葡萄牙的一個構成部分。根據不可辯駁的法律原則我們深信，我們現在繼續堅稱這安哥拉的發展很可能導致國與國間的不睦並危害兩國人民間的友誼，特別以這安哥拉案件言，它危害葡萄牙與安哥拉人民間的友誼。不管葡萄牙那種不能成立的謊言怎樣說，這兩國人民各有自己的人格；無論葡萄牙怎樣執拗，他們總是會過獨立生活的。如果這兩國人民能本着尊嚴、正義及安哥拉人民自決權利的原則，友善融洽的相處，這該是多麼可喜之事。

二〇六。我們聯合其他代表團提出了一個各方面兼顧的決議案，這草案以溫和的措詞提議一項切合實際的方法，希望能改善這一不吉和危險的情勢。

二〇七。我們誠懇希望葡萄牙改變其在安哥拉的政策，並在安哥拉實施最初步的法律及正義原則。我希望這決議草案獲得大會內一個很大多數的支持。我更特別希望依着這決議草案的建議，葡萄牙在安哥拉的政策會起徹底的改變，俾聯合國不須回到這問題上來。

二〇八。Mr. BABA (摩洛哥)：本人要代表摩洛哥代表團，表示敝國政府對今天討論中的這可痛問題

即安哥拉之情勢的意見。但首先，容我指出，葡萄牙和摩洛哥是兩個感情融洽的鄰國；數世紀來吾兩國人民的接觸曾對豐富兩國文化有莫大的貢獻。摩洛哥境內有許多葡萄牙人享受敵國人民的款待及照顧。他們過着平靜的生活，受到居民的尊敬及慰問，特別是沿大西洋海岸的摩洛哥捕魚港埠，住着為數很多的葡萄牙人，他們在我們國裏一點不受歧視。

二〇九。這說明了我們來參加這辯論，心中對葡萄牙朋友不存一絲仇意，我們只是希望根據法律、正義及非洲此地區的和平，為尋求一個解決辦法盡一分積極貢獻。對於這些主要涉及葡萄牙的問題，我們想維持這一份我們素來對這近鄰保有的同情，惟這同情決不會妨礙殖民地人民獲得自由、尊嚴及獨立的權利。

二一〇。摩洛哥作為一個獨立國和偉大的亞非集團的一員，自和所有為爭取解放而戰的被壓迫人民有着密切的團結關係；敵國從來不掩飾它對葡萄牙在非洲、亞洲的強橫的殖民政策的關注。我們一貫表示，最誠懇的希望葡萄牙最終能採取一項符合歷史趨向的態度，從此永遠承認安哥拉、幾內亞、摩桑俾克、哥阿及綠角羣島人民的自決權利。我們覺得只有這樣，纔能對這些人民開啓希望之門，把他們從目前的困苦、恥辱狀態中拯救出來。

二一一。經驗證明非洲殖民主義的強橫態度從未對和平、自由或個人及民族的進展有所貢獻。相反的，這種態度的後果已往是，今後將永遠是，造成一些不獨對殖民國家及殖民地並且對整個國際社會具有危險性的情勢。這次安哥拉事件就是如此，在那裏民族主義不久前爆炸了，因為它長期來受着壓抑和迫害，除演為武裝暴動及集體抗議外，別無其他表示途徑。

二一二。我們要強調，如果戰鬪的民族主義及由此產生的解放運動迫不得已採用暴動為最後手段，那責任完全該由殖民主義負擔。愛國人士總是站在合法自衛立場上。此次安哥拉的流血事件是最可悲的證明。現在非洲和亞洲國家第一步將此事首先提出安全理事會，然後提出大會，乃是為了表示它們深切和普遍的憂慮，因為葡萄牙正在調遣甚多軍隊運往這個遼遠的國家，欲以血腥手段鎮壓一個人民運動，而這個運動只能說是一個極崇高的正義、尊嚴及自由的理想鼓舞起來的。

二一三。人人知道這運動的目的只在獲求正義的勝利，結束一項不合時代的情勢；這情勢在二十世紀的下半時期是無論怎樣不能解釋的。

二一四。我們認為葡萄牙無權阻撓殖民主義的壽終正寢。故摩洛哥雖想和鄰國保持良好關係，卻迫不得已須參加這一不可避免的舉動。所以我們聯合了數個兄弟邦及友邦，請求應當迫切考慮一些措施及改革，以充分實施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

二一五。我們認為大會應鄭重注意這情勢並明瞭須在可能範圍內採取最迅速的行動。最新來自安哥拉的稀少及零碎的消息——都是從葡萄牙方面來的——已足充分證明我們的焦慮是確有理由的。讓我們不要忘掉葡萄牙殖民地在非洲被通稱為“無聲區域”。

二一六。最近葡萄牙國內為應付這情勢而採取的劇烈步驟，使我們可斷定葡萄牙政府一意要用各種可用的軍事手段，來鎮壓大規模叛亂。我們認為這種態度是對非洲良知的挑戰，也是對國際良知的挑戰。安哥拉民族主義者所受的無情的暴力考驗激起了全非洲的憤怒；我們不知道非洲人——以及其他愛好自由的人——目睹安哥拉弟兄在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軍隊手下遭受非洲前所未見的一次最血腥的鎮壓；能够坐視多久。

二一七。我們有理由相信葡萄牙自己國內對這以空前規模傳播的解放運動也不是無動於中。我所想到的不僅是這次 *Santa Maria* 的乘客的冒險行動，不過這行動使為數很多的國際公眾開始注意一項極可爭論的政策，這政策最不好的一點是強欲加予非洲人一種不自然的地位，旨在使非洲人繼續處在墮落的經濟、社會及政治狀態下。

二一八。我們大家都有責任該制止一種軍事和警察的干涉，它的唯一目的，是藉武力強行維持一個特別反動的、建築在犧牲土著人民的真正利益與福祉之上的殖民制度。

二一九。我們真誠惋惜葡萄牙代表團認為不能參加這一重要的討論，因為葡萄牙的參加至少可在這問題的各方面，增長我們的知識。

二二〇。我們認為這不是在聯合國內共同合作尋求公允合理解決的最好態度。我們極不願見葡萄牙步另一殖民國家之後塵，那個國家在另一情形下，也拒絕參加討論由一個殖民地重行征服戰爭而起的另一非洲

問題；我是指法蘭西及已往數年關於阿爾及利亞的辯論。

二二一．我們今天請求大會對我們提出的決議草案[A/L.345 and Add.1-5]作有利的決定，原因很簡單：我們深欲安哥拉人民儘可能勿再遭受犧牲，雖然安哥拉人民自己，他們爲了爭取國際獨立、爲了爭取一個符合文明國家理想符合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精神的政策的勝利，無保留的隨時準備作出這種犧牲。

二二二．我們覺得葡萄牙務須在爲時未太晚之前了解，爲它自身的利益計，不宜繼續糾纏在一項最低限度說足以嚴重影響它與世上許多國家的關係的情勢內。我們並覺得一個發展落後國家如葡萄牙者，宜於將其資源專用來增進本國人民的繁榮，而不應用來維持和強扶一個衰老的殖民制度，這制度由於不止一個的原因已成爲不合時代，不可容忍的了，因爲它的基礎是：人對人的不正當的剝削；無理的歧視；及一種牴觸正義及人格尊嚴的要求的差別待遇。

二二三．現在安哥拉人民激於愛國熱情擁戴的這解放運動，是符合歷史趨勢的。它是若干強有力的觀念和一種茁壯的民族意識所激成的一項不可抵禦的運動。它獲得全非洲的積極支持。世上及各大洲所有國家皆基於一種普遍的團結情緒支持並鼓勵這個運動。想用炸彈及機關槍強行摧毀這運動必須稱做是一種犯罪行爲。

二二四．上週，據報紙報導葡萄牙政府採取了非常步驟，包括在里斯本與羅安達間——這兩城相距六,〇〇〇公里之遙——建立空運，並動員一切軍事資源及軍隊，以海、空緊急遣往這非洲中部地區。這向我們證明了，這悲劇必然擴大規模，成爲比現在更可怕和可痛、並更危及非洲的安全。所以我們藉這機會替安哥拉民族主義者執言；他們已向在座全體國家發出沉痛的呼籲，請念及情勢的嚴重性，以壓倒的多數投票贊成按照現在這個提出大會的決議草案內提議的方針，來解決這問題。在這個極重要的辯論中，所有葡萄牙殖民地，非洲的和亞洲的，皆向我們寄托他們的希望。

二二五．蔣先生(中國)：中國與葡萄牙數世紀來維持着友好關係。所以本人這次參加這關於非洲安哥拉的辯論，絕非出於惡意。相反的，當我發言時，我將隨時記着敝國與葡萄牙的歷史性友誼。

二二六．中國代表團認爲大會比較安全理事會更適於審議這安哥拉問題。大會的職權比較安全理事會的職權，有更大的綜合性，不如其專門。大會的行動比起安全理事會的行動，雖不如其果決，但較富於彈性。

二二七．當這問題過去提出安全理事會時，中國代表團對於把這項目列入理事會的議程，心中頗有疑慮。我們對於當時提出的決議草案，<sup>9</sup>則確實表示保留。現在，在大會內，這些疑慮盡消失了。

二二八．這次辯論過程中，關於安哥拉的惡劣情況，各方已言之再三。中國政府和人民對安哥拉境內的真相極少直接資料。所以本人不敢來評斷葡萄牙統治的良窳。實際上，評斷葡萄牙統治，亦無絕對的必要，因爲大家公認，縱是一個良好的政府，也不能代替自治。

二二九．倘我了解不錯，葡萄牙政府關於此事的立場爲葡萄牙正在根據種族平等原則締造一個多民族國家。種族平等原則是一良好的聯合國原則。誰都不能反對。相反的，我們應齊來稱許葡萄牙以這原則爲其國家的基礎。多民族國家且很普遍。世上所有大國皆是多民族國家。甚至許多較小國家亦是多民族國家。一多民族國家不因這一點牴觸憲章原則；實際上聯合國無權分裂一個國家。

二三〇．但是，我們如研究今日世上的多民族國家，可發覺多數這種國家擁有爲葡萄牙所無的優點。舉其一端結成國家的民族在生理和心理上並非大相逕庭。第二，結成國家的民族，其所佔領土，通常都是連爲一片的，葡萄牙沒有這些優點。

二三一．在這情形下一多民族的葡萄牙國縱是基於種族平等原則，須徵得結成國家的民族的自由同意。換言之，這種多民族國家今天須基於自決。

二三二．若安哥拉人民自由接受締結一個基於種族平等原則上的多民族國家，則聯合國不僅不該反對且該同意與贊助這一提議。然而，安哥拉人民要是不獲自由決定的機會，則締結一多民族國家的努力，將遇到莫大的困難，且亦不符憲章的精神。

二三三．基於這些理由，中國代表團將支持這決議草案[A/L.345 and Add.1-5]。

二三四．Mr. ADEEL (蘇丹)：本人將遵守主席的明智囑付，縮短發言。但我希望大家能體諒，我這

<sup>9</sup>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第九四五次會議。

樣做必然要犧牲一點我的發言的連貫性，因為我原擬就這題目作一個鐘點的演說。

二三五．蘇丹代表團惋惜的注意到，葡萄牙代表團已決定抵制這次辯論。我認爲此舉是對聯合國的一項不合作行爲，違背會員國依憲章第二條第二項及第五十六條所作的承諾。葡萄牙說安哥拉是其一個構成部分，因此依憲章第二條第七項把當前討論的情勢劃出本組織的管轄範圍，依本人的淺見，這只是一項笨拙的欺騙。葡萄牙以其單方面的決定在一九五一年宣佈安哥拉爲葡萄牙的一個海外行省。關於這一合併安哥拉人民從未受諮商。安哥拉面積十四倍大於葡萄牙。兩者相距數千英里遠。語言、習慣、種族及信仰之不同使這所謂“合併”全屬謊話。不管葡萄牙政府以什麼地位授予安哥拉，不能改變安哥拉是憲章第十一章所稱的非自治領土的事實。大會已曾一再就這點作了宣告。最新的一次宣告載在本屆會第一期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內。這決議案直率明朗的宣稱，葡萄牙治下的一切海外領土，包括安哥拉在內，皆是憲章第十一章意義下的非自治領土。

二三六．法律情況如此，那麼葡萄牙依憲章對安哥拉人民負些什麼義務呢？各位知道，這些義務載在憲章第七十三條內，該條云：

“聯合國各會員國，於其所負有或擔承管理責任之領土，其人民尙未臻自治之充分程度者，承認以領土居民之福利爲至上之原則，並接受在本憲章所建立之國際和平及安全制度下，以充量增進領土居民福利之義務爲神聖之信託”——我強調這“神聖之信託”數字——“且爲此目的：

“子．於充份尊重關係人民之文化下，保證其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之進展，予以公平待遇，且保障其不受虐待；”——我再強調“予以公平待遇，且保障其不受虐待”數字。

“丑．按各領土及其人民特殊之環境，及其進化之階段，發展自治；對各該人民之政治願望，予以適當之注意；並助其自由政治制度之逐漸發展；

“寅．促進國際和平及安全。”

二三七．這些是葡萄牙對安哥拉人民擔負的法律義務。但葡萄牙是否履行了這些義務？答案斷然是否定的。經過葡萄牙在安哥拉的五百年所謂“開化任務”後，我們發現安哥拉的非洲人是全世界最愁困、最落後

及最受壓迫的人民。這是長達五百年的“開化任務”的成績，Mr. Ernest Dunbar 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瞻望雜誌上的一篇文章內，對之有極恰當的總結，其中一段說：

“…不但未見到一個無歧視的社會，我發現人民被嚴格劃成階級，頂尖上是二十萬白人及一小撮‘同化’的混血人。底層是受剝削的、無依無告的四百萬非洲人。”

這作者接着說：

“不但未見到葡萄牙人所說促進一羣原始人民進步的‘開化工作’，我只見到剝削。非洲人妻離子散，服強迫勞役，工作情況常連最基本的人道都不顧。”

二三八．另一新聞記者於同樣的遊歷安哥拉後寫道：

“經過暴虐的鎮壓後，我見到一切基本人權盡行剝奪、強迫奴役勞動及可憎的視人不如畜牲的歧視。我可把那裏的情形總結在如下一語內：‘我豈不要爲這種人對待人的情形一哭？’”

二三九．我們認爲葡萄牙在安哥拉推行的合併政策違背憲章第十一章。這政策危害人民的福利，妨礙其國家進展的自然程序。這合併或同化政策所造成的實際情形業由在我之前發言的代表詳細敘述過了，不用我再詳論。這政策甚至未能產生顯著數目的同化或文明的非洲人。根據官方紀錄，安哥拉的非白人只有百分之零點七是同化人或根據葡萄牙標準所謂的“文明”人。這百分之零點七就是安哥拉的非白人中識字者的人數。這是全非洲的最低數字。

二四〇．同化的需要被舉來替一臭名遠揚的強迫勞工或所謂契約勞工制度辯護，按照該制度。安哥拉男子年滿十八歲者皆須服工役至少六個月。關於安哥拉的這強迫勞工問題，Mr. Basil Davidson 在其所著一九五七年在倫敦出版的“非洲在覺醒中”一書的第一九七頁內告訴我們說：

“內地強迫勞工現充三項重要用途：第一，政府的一切需要，尤其是修路築路，一概利用強迫勞役。鄉村道路均以沿路地區的人民的無償、強迫勞役修建。這些人民不僅須供給勞力，而且須自備食糧，常常還須自備工具。因許多男子在別處服強迫勞役，負修建道路責任的地方酋長便常須徵用婦女及幼童。此所以人們可見到背負嬰孩

的婦女、懷孕婦女及女童在路上以原始的工具挖掘，頭上頂着運輸一小撮泥土的樹皮製成的小筐籃。”

二四一。一紐約時報記者於遊歷安哥拉後，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紐約時報雜誌登載一文，對葡萄牙殖民主義這方面情形寫道：

“關於公共工程如修路，地方官吏責令村酋長供給勞工隊。在男子勞工稀少時，有時須徵用婦女及孩童替代，雖然後者根據官方規定免服強迫勞役。記者遊歷全境，兩次見到幼童隊和一次見到年輕婦女隊從事沉重的修路工作。記者並在 Lobito 碼頭目睹葡萄牙工頭拳打腳踢非洲工人，警察在旁熟視無睹。”

二四二。一位曾任葡萄牙政府海外領土視察長的人在一九五一年寫道：“今天葡萄牙行省內的強迫勞工與直截了當的奴工並無區別。”里斯本政府不在安哥拉實行改革，反因這位高級官員說老實話而把他下獄。這只是我們審議今天安哥拉悲慘情勢所須注意的背景的一小部分。經過了五百年這種“開化工作”——我說是壓迫及無情迫害——安哥拉人民只有起來反抗，不顧生死的維護他們的權利、榮譽及尊嚴。

二四三。安哥拉許多著名的葡萄牙人，包括受各方普遍尊重的副主教，在最近騷動期間，因替非洲人民仗義執言而遭逮捕。

二四四。諸位知道，葡萄牙為挽救這情勢竟訴諸武裝暴力。據四月十五日的倫敦時報報導，葡萄牙總理薩拉柴博士曾說：“嚴厲。嚴厲。只須嚴厲對付便可等待風暴平息。”我們可確告薩拉柴博士：嚴厲對付，不論如何殘酷，在安哥拉不復够用了。風暴正在演進。葡萄牙政府所立足的沙土正在飛速下瀉。除了對安哥拉人民公平相待外別無其他方法可挽救這情勢。

二四五。我們惋惜今天安哥拉的流血，不論是葡萄牙人的血或安哥拉人的血。我們認為和平手段是解決政治問題的理想方法。最近安哥拉發生極大的暴行無疑是令人遺憾的。事實上，安哥拉獨立運動的領袖 **Mr. Holden Roberto** 曾深表遺憾。據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紐約時報報導，**Mr. Holden Roberto** 曾說：“我黨從不主張這種暴力行爲。我們並不反對葡萄牙人民。”我們雖不鼓勵暴力作為伸冤的手段，但審議最近暴動事件務須以五百年的殘酷壓迫和無人待遇為背景。

二四六。此刻聯合國的任務，與其是調查過去的责任，毋寧是採取有效措施以防止這種殘暴事件的繼續。我們應着眼疾病的根源而非其症狀。

二四七。不管葡萄牙喜歡與否，安哥拉無疑總是會獨立的，但是，我們認為這獨立應和平達到，不要訴諸暴力及流血，不要留下因流血而一定引起的憤恨。但是我們相信和平與暴力手段的選擇，其關鍵全在葡萄牙政府手上。但願聯合國能幫助安哥拉脫離這苦難，幫助葡萄牙消除它的強橫態度。

二四八。蘇丹代表團榮幸的列名為這決議草案 [A/L.345 and Add.1-5] 的提案國。各位一定已注意到，今年二月安全理事會審議安哥拉問題時，向理事會提出的就是這同一件決議草案。理事會內無人反對這草案。請注意當時投票情形是五票贊成，六票棄權。

二四九。那時對這決議草案棄權的代表團，均聲稱它們之棄權，是起於對理事會權限的懷疑，而非有關這問題的是非。我們認為處此重大危機關頭，通過這決議案是聯合國對安哥拉人民可做的最起碼的事。

二五〇。本人經這決議草案提案國授權向主席建議，關於正文第二段內的空白以“由大會主席指定委員五人組成之”字樣填補之，經此填補，此段成為“決定設一小組委員會由大會主席指定委員五人組成之，並着該小組委員會審查……”。

二五一。Mr. WACHUKU (奈及利亞)：本人雖是大會當前這件決議草案 [A/L.345 and Add.1-5] 的提案國之一，但只想極少的說幾句話。實際上，我這篇發言是解釋敝代表團的投票理由。關於葡萄牙和安哥拉各方說話已很多；剛纔向大會致詞的蘇丹代表已把該說的話說得很多了。

二五二。奈及利亞代表團對於安哥拉、安哥拉人民及葡萄牙對安哥拉的態度的立場，盡人皆知；今晚時間已晚，不用無謂的再向各代表團諸位代表贅述了。

二五三。凡是注意報章及各種報導的人一定已讀到關於葡萄牙統治者最新行動的消息。葡萄牙已派遣軍隊往安哥拉去。非洲人在遭受鎮壓。我們接到的報導說被殺的人民數以千計，村莊被夷為平地，當局採取大規模的不人道行動，安哥拉的非洲人簡直在被屠殺。

二五四．五百年來葡萄牙一直在榨取這個不幸的國家，圖其自身的利益。這情形還將繼續多久？葡萄牙幹這種掠奪行爲還要繼續多久？葡萄牙不肯聽取被壓迫人民的呼聲還要持續多久。

二五五．當前這決議草案旨在使聯合國趁現尚來得及時向葡萄牙施以壓力；要它參看二十世紀情形重新考慮其態度。我在特設政治委員會〔第二四三次會議〕裏就南非問題說的話也適用於葡萄牙。時間越來越少了；葡萄牙該瞭解我們將忍耐不住了。奈及利亞決不能坐視安哥拉人民受苦而不理會他們的呼聲。他們要自由。他們要獨立。他們要享受更豐富的生活。

二五六．屢次當這安哥拉問題提出時，葡萄牙代表不是退席，便是視聯合國大會如無物。非洲國家不再能忍受葡萄牙的這種侮辱了。我們已在別處說過，這裏也曾有人重述過，我們不接受一項有不良後果的觀念，一項謊言，謂安哥拉是葡萄牙的構成部分，是其一個行省。我們不予接受。奈及利亞一天是自由獨立國家，即一天不接受這理論，亦不會要求非洲其他會員國接受這理論。我們不接受這種理論。這理論是不合時代了；越早從非洲把這理論剷除越好。

二五七．葡萄牙一意頑抗、不想實行變革。葡萄牙現該注意大會於去年十二月通過的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尤其是正文第五段，內說：

“在託管領土及非自治領土或其他尚未達成獨立之領土內，立即採取步驟，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按照此等領土各民族自由表達之意志，將一切權力無條件無保留移交彼等，使能享受完全之獨立及自由。”

二五八．我們知道所有非洲國家均不欲剛果發生的情勢再發生；剛果人民突然及故意的被丟開，使他們不能處理獨立問題；雖然剛果人民有自行管理自己的能力，有人卻故意的不准他們那樣做。

二五九．這決議草案的目的是使葡萄牙現在從容作適當的部署，俾安哥拉人民可準備實現獨立，享受更豐富的生活。

二六〇．我已說過我不是來此作長篇演說。我們擬對這決議草案作的說明已由蘇丹代表說過了。這決議案的兩段極爲簡短，正文第二段留下的空白已填補了。我真誠希望凡同情非洲人民、同情受苦的安哥拉人民的各國代表都支持這決議草案，予以一致通過，不要有一國棄權，俾向葡萄牙施以壓力，要它對安哥

拉人民做它應該做的正義的、公平的、誠實的和適當的事。我深信葡萄牙要是不立即採取步驟糾正五百年來的錯誤，不久的將來，安哥拉人民會自己尋出一個解決方法來。

二六一．安哥拉人民是不會輸的，最後輸的一定是葡萄牙。但是葡萄牙如現在採取步驟，糾正情勢，向進步和發展的方向努力，我相信它會贏得安哥拉人民的好感。非洲國家並不憤激。它們願意從實際角度來看事情。它們知道有問題需待解決。我們所要求於葡萄牙及聯合國者，是現在即採取一些步驟，俾安哥拉人民能向着自決目標作努力，俾將來有一個獨立、自主、自治及爲一千一百萬人民謀福利的國家，不依附在一個竭力想佔有它的外國的身上。

二六二．本人誠懇希望所有代表都支持非洲國家提出的這個決議草案。

二六三．Mr. CARVELHO SILOS (巴西)：本人原準備投票贊成這決議草案〔A/L.345 and Add.1-5〕。人人知道巴西與葡萄牙間的密切關係。我請各代表團明瞭我們這一票不可解釋爲反對葡萄牙，我們這一票只是我們堅決的反殖民主義政策和決意盡力幫助一切非洲人達成獨立的自然的結果。

二六四．巴西代表團在這心理下曾請求這決議草案的提案國把正文第二段內“設一小組委員會以審查安哥拉之情勢”改爲“請葡萄牙政府遞送關於安哥拉境內發生之事端之詳情。”不幸這一請求未被接受。

二六五．本大會內都知道，以前指派的小組委員會均未發生效果。所以我不得已要在表決這決議草案時棄權。但這並非是說巴西將停止執行其反對殖民主義的決定。

二六六．Mr. SHAHI (巴基斯坦)：現在時間已晚，而且敝代表團對今晚許多有力的演說，沒有可加補充的了。

二六七．本人請求來此發言，是要從這個演說臺上宣佈：巴基斯坦百分之百的支持這關於安哥拉的決議草案〔A/L.345 and Add.1-5〕。我們極同情非洲人及其他愛好自由人民的心情；我們以參加支持安哥拉人民的基本權利爲榮。他們正在十分勇敢地爲爭取此項權利而戰。我們覺得這決議草案是建設性的、溫和的；所以它該獲得本大會一致的支持。

二六八．主席：如無其他代表團再要發言，本大會現可進行表決其面前的這個決議草案了〔A/L.345

and Add.1-5]。首先，本席擬向大會解釋一下本席提議請大會表決這決議草案的程序。

二六九。有人請求將前文第一段裏的“長此以往，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一語單獨表決。如無異議，我們將首先表決前文第一段裏的這句話。

二七〇。另有人請求將前文第三段“深知若不及時迅速採取有效之行動···”，單獨表決。如無異議，本席將請大會其次單獨表決這前文第三段。

二七一。第三，本人擬請大會表決蘇丹代表口頭提議的對正文第二段的增補，其字樣為“由大會主席指定委員五人組成之”，嵌入正文第二段的空白內。本席擬運用議事規則第八十條授予主席的裁酌權，請大會表決這口頭提出的增補。

二七二。另有人請求將正文第二段全段單獨付表決。所以，如無異議，本席將請大會單獨表決正文第二段全段。然後，視這四次表決的結果，本席擬把這決議草案全案提請大會表決。

二七三。如大會同意這程序，本席現首先請大會表決前文第一段內“長此以往，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一語。有人請求舉行唱名表決。

舉行唱名表決。

主席抽籤決定，由衣索比亞首先表決。

贊成者：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加彭、迦納、幾內亞、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象牙海岸、日本、寮國、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墨西哥、摩洛哥、尼泊爾、奈及爾、奈及利亞、挪威、巴基斯坦、巴拉圭、菲律賓、波蘭、羅馬尼亞、沙烏地阿拉伯、塞內加爾、索馬利亞、蘇丹、突尼西亞、土耳其、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上伏塔、委內瑞拉、南斯拉夫、阿富汗、阿爾巴尼亞、阿根廷、奧地利、巴西、保加利亞、緬甸、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柬埔寨、中非共和國、錫蘭、查德、智利、中國、剛果(布拉薩市)、古巴、賽普勒斯、捷克斯拉夫、達荷美、丹麥、厄瓜多、薩爾瓦多。

反對者：西班牙、南非聯邦。

棄權者：芬蘭、法蘭西、希臘、冰島、荷蘭、紐西蘭、瑞典、泰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多明尼加共和國。

此句以六十七票對二票通過，棄權者十三。

二七四。主席：本席現請大會表決前文第三段，其起首字樣為：“深知若不及時迅速採取有效之行動···”

此前文第三段以六十八票對二票通過，棄權者十三。

二七五。主席：本席現請大會表決蘇丹代表口頭提議的對正文第二段的增補。這增補的字樣為“···由大會主席指定委員五人組成之···”

此數個字以六十八票對二票通過，棄權者十三。

二七六。主席：本席現請大會單獨表決正文第二段，包括大會剛纔通過的幾個字在內。

此第二段以六十九票對二票通過，棄權者十三。

二七七。主席：本席現請大會表決這決議草案全案，包括蘇丹代表口頭提議，業經大會通過的幾個字在內。有人請求舉行唱名表決。

舉行唱名表決。

主席抽籤決定，由馬達加斯加首先表決。

贊成者：馬達加斯加、馬利、墨西哥、摩洛哥、尼泊爾、紐西蘭、奈及爾、奈及利亞、挪威、巴基斯坦、巴拉圭、菲律賓、波蘭、羅馬尼亞、沙烏地阿拉伯、塞內加爾、索馬利亞、蘇丹、瑞典、突尼西亞、土耳其、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上伏塔、烏拉圭、委內瑞拉、南斯拉夫、阿富汗、阿爾巴尼亞、阿根廷、奧地利、保加利亞、緬甸、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柬埔寨、喀麥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國、錫蘭、查德、智利、中國、剛果(布拉薩市)、古巴、賽普勒斯、捷克斯拉夫、達荷美、丹麥、厄瓜多、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芬蘭、加彭、迦納、希臘、幾內亞、匈牙利、冰島、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象牙海岸、日本、寮國、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

反對者：西班牙、南非聯邦。

棄權者：荷蘭、泰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多明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法蘭西。

此決議草案全案依修正，以七十三票對二票通過，棄權者九。

二七八. 主席：本席請聯合王國代表解釋投票理由。

二七九. Mr. CROWE (聯合王國)：英國代表團在表決大會剛纔通過的這決議案時棄權。我們棄權的

主要緣故，與這問題的是非無關，而是關於一項原則問題。英國代表團覺得，這決議案涉及干涉一國的內政，因此越出憲章規定的聯合國的職權範圍。

午夜十二時四十五分散會

A/PV 993

## 第九九三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午前十時三十分紐約

主席：Mr. Frederick H. BOLAND (愛爾蘭)

### 關於該次會議程序之決定

根據議事規則第六十八條之規定，大會決定不討論第一、第四及第五委員會、特設政治委員會及全權證書審查委員會之報告書。

一. 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第六十八條的規定，發言範圍以不超出投票之解釋為限。

## 議程項目二十六

###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賑處主任報告書

特設政治委員會報告書(A/4734)

特設政治委員會報告員 Mr. Sanz Briz (西班牙) 提出該委員會報告書(A/4734)，並發言如下。

二. Mr. SANZ BRIZ (西班牙) 特設政治委員會報告員：特設政治委員會關於標題為“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賑處主任報告書”之議程項目二十六之報告書[A/4743]，提供審議。

三. 各位當能憶及大會於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三日第九〇四次全體會議將該項目發交特設政治委員會審議並請該委員會於事後具報。

四. 委員會審議該問題曾舉行會議二十六次。委員會於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開始審議該項目，並於十一月三十日結束一般辯論，決定在有一決議草案提出以前暫緩繼續討論。十二月十九日，因關係各方商談結果未能達成一項協議的決議草案，委員會決定暫停審議該項目。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一日，委員會繼續審議該項目，而阿富汗、馬來亞聯邦、印度尼西

亞、巴基斯坦及索馬利亞聯名提出一件聯合決議草案[A/SPC/L.61/Rev.1]。各方曾對該草案提出若干修正案與補充修正案。在舉行討論後，有些修正案與補充修正案經提案人撤回，有些則被併入五國決議草案。四月十七日，美國代表提出另一決議草案[A/SPC/L.65]。四月十八日，委員會以四十七票對十九票通過五國所提訂正決議草案[A/SPC/L.61/Rev.2]，棄權者二十；美國所提訂正決議草案[A/SPC/L.65/Rev.1]遭否決，該草案獲贊成票二十，反對票三十一，棄權者十五。

五. 因此，本人謹向大會提出特設政治委員會報告書中之決議草案，以供大會審議。

六. Mr. RIFA'I (約旦)：大會面前置有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九日特設政治委員會報告書，該報告書載有該委員會關於巴勒斯坦阿拉伯難民問題所通過的決議草案[A/4734，第十九段]。

七. 在本屆大會最後一日發言，本人深覺尤宜力求簡單。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國際問題中佔一重要地位的巴勒斯坦難民問題畢竟是為國際社會所洞悉的一個問題。這是一個阿拉伯祖國被人侵入與併吞，一個阿拉伯民族被迫離境流亡在外，藉國際救濟苟延殘喘聽天由命的故事。

八. 但是我們並不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政治方面，而是要承認與重申巴勒斯坦阿拉伯難民的合法與固有權利。這些權利自從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開始逃亡以來歷年均經一再重申，但繼續為在被佔領的巴勒斯坦領土內的以色列當局所漠視與否認。

九. 我們面前的文件 A/4734 所載決議草案為經過一番冗長與徹底的辯論後所得的結果，該草案為特設政治委員會以四十七對十九票的多數通過，棄權者二十。在這次辯論中，以色列曾竭力否認並反對巴勒斯